

校刻
資治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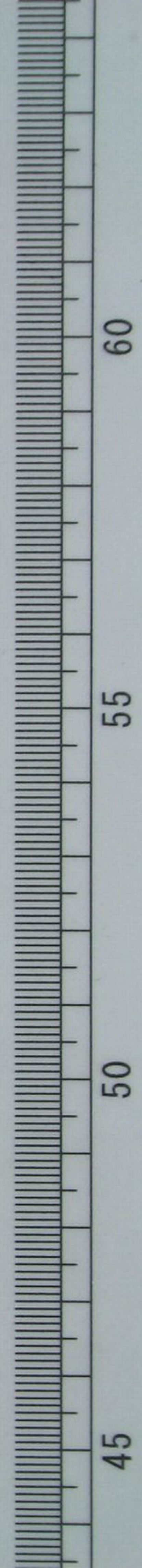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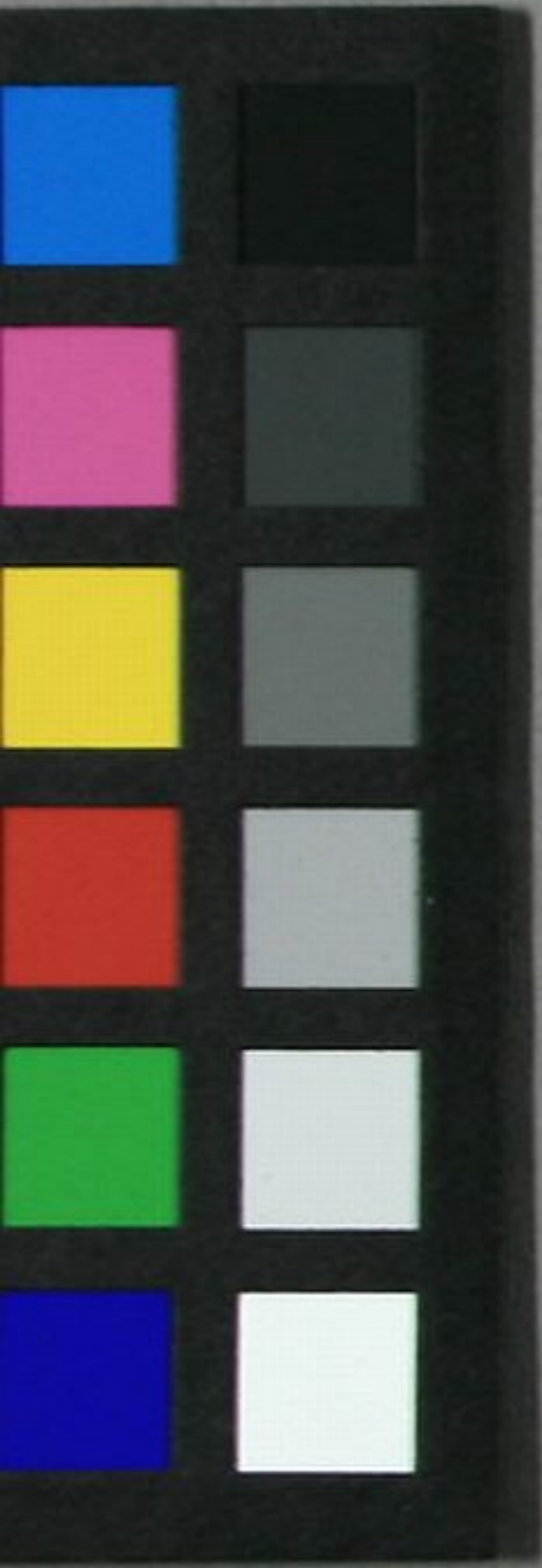
百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21

100



早稻田大學
圖書館藏書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後周紀三 起開逢攝提格五月盡柔兆執徐二月凡一年有奇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下

顯德元年五月甲戌朔王逵自潭州遷于朗州以周行逢知潭

州事以潘叔嗣為岳州團練使 已而潘叔嗣殺王逵而周行逢收田父漁者之功矣 丙子帝

至晉陽城下 帝自上黨趣晉陽七日而至 旗幟環城四十里 史言周兵之盛幟昌志關環晉官 楊

袞疑北漢代州防禦使鄭處謙貳于周召與計事欲圖之處謙

知之不往袞使胡騎數十守其城門處謙殺之因閉門拒袞袞

奔歸契丹契丹主怒其無功囚之處謙舉城來降丁丑置靜塞

軍於代州以鄭處謙為節度使 創置方鎮以懷撫鄭處謙處昌呂翻 契丹數千騎屯

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二 後周紀三

010190617268

1821-100

忻代之間。為北漢之援。庚辰。遣符彥卿等。將步騎萬餘擊之。彥

卿入忻州。契丹退保忻口。九域志忻州忻容縣有忻口寨在石嶺關南丁亥。置寧化軍於

汾州。以石沁二州隸之。代州將桑珪解文遇。殺鄭處謙。沁七鳩翻

姓也。姓苑。自唐叔虞食邑於解。晉有解狐解揚。誣奏云。潛通契丹。符彥卿奏請益兵。癸巳。遣

李筠。張永德。將兵三千赴之。契丹游騎。時至忻州城下。丙申。彥

卿與諸將。陳以待之。陳讀曰陣史彥超將二十騎。為前鋒。二十太少。恐當作二千

遇契丹與戰。李筠引兵繼之。殺契丹二千人。彥超恃勇輕進。去

大軍浸遠。眾寡不敵。為契丹所殺。筠僅以身免。周兵死傷甚眾。

彥卿退保忻州。尋引兵還晉陽。還從宣翻。又府州防禦使折德辰。

將州兵來朝。將即亮翻辛丑。復置永安軍於府州。復扶又翻。漢乾祐三年

九以德辰為節度使。時大發兵。夫東自懷孟。西及蒲陝。以攻晉

陽。不克。會久雨。士卒疲病。乃議引還。陝失冉翻。考異曰。世宗實錄。徵

間。期於必取。會大雨。軍士勞苦。又聞忻口之師不振。帝數日憂沮。不食。遂決還京之意。

晉陽見開錄。六月旦。周師南轅返旆。惟數百騎。問之以步卒千人。長槍赤甲。銜趨。跳

抽退。今從世宗實錄。初。王得中返自契丹。契丹見上卷。本年三月。值

周兵圍晉陽。留止代州。及桑珪殺鄭處謙。囚得中。送于周軍。帝

釋之。賜以帶馬。問虜兵何時當至。得中曰。臣受命送楊衮。他無

所求。或謂得中曰。契丹許公發兵。公不以實告。契丹兵即至。公

得無危乎。得中太息曰。吾食劉氏祿。有老母在圍中。若以實告。

周人必發兵據險。以拒之。如此。家國兩亡。吾獨生何益。不若殺

身。以全家國。所得多矣。甲辰。帝以得中欺罔。縊殺之。王得中之死。知所惡。有甚

於死乙巳。帝發晉陽。匡國節度使藥元福言於帝曰。進軍易。退

軍難。進軍者。或乘初至之銳。或乘屢勝之勢。敵人畏懼。自守不敢迎戰。故易。退軍者。士有歸志。敵人據險。遮其前。率眾躡其後。輜重老弱。皆足為吾之累。故難。易以

致。帝曰。朕一以委卿。元福乃勒兵成列而殿。殿丁北漢果出兵

追躡。元福擊走之。然軍還忽遽。還從芻糧數十萬。在城下。悉焚

棄之。軍中訛言相驚。或相剽掠。軍須失亡。不可勝計。剽四妙翻。凡

以為用者。皆謂所得北漢州縣。周所置刺史等。皆棄城走。惟代州

之軍須。勝音升。

通鑑卷一百九十一 後周紀三

本字下異
本末紀事
本末紀事

及舊史
世宗紀
甲辰上
宜補上
月二六

異本病
下有及
史五超
綱目五
綱目五

桑珪既叛北漢。又不敢歸周。嬰城自守。北漢遣兵攻拔之。前所謂都

府未拔。雖得屬郡而無益者。要其終也。乙酉。帝至潞州。甲子。至鄭州。以乙巳發晉陽。甲子至鄭州。考之中間不應。以

乙酉至潞州。恐是乙卯。丙寅。謁嵩陵。嵩陵復土。帝適有軍旅之事。不獲親之。此其謁陵與舜制謁陵。其情有不同者。庚午。至

大梁。帝違眾議。破北漢。自是政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

於上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以為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治直之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

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徧迫疑忌。

舉不信羣臣也。補典。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為宰相。能愛民

聽訟者。以為守令。又守式。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

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

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乃失為政之

本乎。帝不從。錫。河中也。北漢主憂憤成疾。悉以國事委其

子侍衛都指揮使承鈞。河西節度使申師厚。不俟詔。擅棄鎮

入朝。太祖廣順元年申師厚鎮河西事。見二百九十九卷。署其子為留後。秋七月。癸酉朔。責授

率府副率。唐制。東宮十率府皆有副率。其後遂以為冗散之官。申師厚丁丑。

加吳越王錢弘俶天下兵馬都元帥。癸巳。加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范質守司徒。以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長山景範為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長山。漢於陵縣地。江左僑置廣川郡。及武彊縣。隋廢

里。景姓也。姓苑云。齊景公之後。余姑以春秋時言之。晉宋皆有景公。何獨齊哉。加樞密使同平章事。鄭仁誨兼侍

中。乙未。以樞密副使魏仁浦為樞密使。范質既為司徒。司徒實

貞固歸洛陽府縣。以民視之。府縣。謂河南府及洛陽縣也。課役皆不免。貞固訴

於留守向訓。訓不聽。以實貞固。漢之舊臣。故也。考古驗。今何足怪。初。帝與北漢主相

拒於高平。命前澤州刺史李彥崇將兵守江猪嶺。遏北漢主歸

路。彥崇聞樊愛能等南遁。引兵退。北漢主果自其路遁去。八月

己酉。貶彥崇率府副率。己巳。廢鎮國軍。唐末以華州為鎮國軍。初。太祖

以建雄節度使王晏有拒北漢之功。王晏拒北漢事。見二百九十九卷。太祖廣順元年。其鄉里

通鑑卷二百九十二

在滕縣。徙晏為武寧節度使。

武寧軍徐州滕縣屬焉。九域志滕縣在州北一百九十里。

晏少時嘗

為群盜。

少詩照翻

至鎮。悉召故黨。贈之金帛鞍馬。謂曰。吾鄉素名多

盜。昔吾與諸君。皆嘗為之。想後來者。無能居諸君之右。諸君幸

為我語之。使勿復為。

幸為于偽翻。下請為同。語牛倨翻。復扶又翻。

為者。吾必族之。於是。一

境清肅。九月。徐州人。請為之立衣錦碑。

衣於既翻

許之。冬。十月。甲

辰。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坐納藁稅。

藁禾稗也

場官擾民。多取耗餘

場官藁場之官。耗餘者。於納藁束正數之外。又多取之。言以備耗折也。

賜死。有司奏漢卿罪不至死。上曰。

朕知之。欲以懲眾耳。己酉。廢安遠永清軍。

唐以安州為安遠軍。晉以貝州為永清軍。

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

羸老者居多。

羸倫為翻

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即

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

如唐閔帝潞王是也

帝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

癸亥。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

奈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眾何所勸。乃

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

士多為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

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

今之班直是也。五代會要曰。時詔募天下豪傑。不以草澤為阻。送於闕下。躬親

閱試。選武藝絕。及有身首者。分署為殿前諸班。因有散員。散指揮。使內殿直。散都頭。鐵騎。控鶴之號。

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

選之。

帥所類翻

由是。士卒精彊。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

之力也。

史言周世宗疆兵之效

戊辰。帝謂侍臣曰。諸道盜賊頗多。討捕

終不能絕。蓋由累朝分命使臣巡檢。致藩侯守令。皆不致力。宜

悉召還。專委節鎮州縣。責其清肅。

河自楊劉至于博州。百二

十里。連年東潰。分為二派。匯為大澤。

派普拜翻。匯戶罪翻。水回合也。

彌漫數百里。

又東北壞古堤而出。

壞音怪。古堤前代所築以防河者。河屢徙。故古堤在平地。

灌齊棣淄諸州。至

于海涯。漂沒民田廬。不可勝計。流民採菰稗捕魚。以給食。

勝音升。菰音

李穀。詣澶鄆齊。按視隄塞。役徒六萬。三十日而畢。

北漢主疾

音孤。蔣也。稗旁卦翻。草似穀者。

朝廷屢遣使者。不能塞。

塞悉則翻。下同

十一月。戊戌。帝遣

病命其子承鈞監國疾甚尋殂年六十 考異曰劉恕云世宗實錄薛史

卒大定錄云顯德二年春昺病死紀年通譜顯德二年崇之乾祐八年冬崇死顯德三

年承鈞改元天會開寶元年承鈞之天會十三年死開寶二年繼元改元廣運與國四

年繼元之廣運十一年也河東劉氏有國全無記錄惟其舊臣中書舍人直翰林院王

保衡歸朝後所纂晉陽偽署見開要錄云甲寅年春南伐敗歸夏周師攻圍昺積憂勞

成心疾是冬卒鈞即位丁巳年正月旦改乾祐十年為天會元年又云鈞丙戌年二十

九承位年四十三卒右諫議大夫楊夢申奉敕撰大漢都統追封定王劉繼顯神道碑

云天會十二年今皇帝踐阼之初年也十七年繼顯卒未題廣運元年甲寅昺之乾祐七年

丙午朔今按周廣順元年辛亥昺即帝位稱乾祐四年顯德元年甲寅昺之乾祐七年

也昺卒鈞改元顯德四年丁巳鈞改乾祐十年為天會元年宋開寶元年戊辰鈞之十

二年也鈞卒繼元立開寶七年甲戌繼元改天會十八年為廣運元年據歷是歲九月

寅嗣位乃二十九歲矣鈞及繼元踰年未改元蓋孟蜀後主漢隱帝周世宗之比也諸

書皆傳聞相因前後相長惟晉陽見開要錄劉繼顯碑歲月最可考證故以為據遣使告哀于契丹契丹遣驃騎大

將軍知內侍省事劉承訓册命承鈞為帝更名鈞也鈞漢主昺次子

北漢孝和帝性孝謹既嗣位勤於為政愛民禮士境內粗安

每上表於契丹主稱男契丹主賜之詔謂之兒皇帝馬希

夢之帥群蠻破長沙也事見二百八十九卷漢隱府庫累世之積皆

為徽州蠻酋符彥通所掠淑音叙酋彥通由是富彊稱王於谿洞

間王逵既得湖南去年六月王逵稱制盡得湖南故地事見上卷欲遣使撫之募能往者

其將王虔朗請行既至彥通盛侍衛而見之禮貌甚倨虔朗厲

聲責之曰足下自稱符秦苗裔符秦之亡符宏奔晉從諸桓於荆楚其後

後之宜知禮義有以異於羣蠻昔馬氏在湖南足下祖父皆北面

事之今王公盡得馬氏之地足下不早往乞盟致使者先來又

不接之以禮異日得無悔乎言大兵若至彥通慙懼起執虔朗

手謝之虔朗知其可動因說之曰溪洞之地隋唐之世皆為州

縣著在圖籍說式芮翻溪洞之地隋唐今足下上無天子之詔下無

使府之命使府謂湖南雖自王於山谷之間王于不過蠻夷一酋

長耳酋慈秋翻曷若去王號自歸於王公王公必以天子之命

授足下節度使與中國侯伯等夷豈不尊榮哉彥通大喜即日

去王號去羌因虔朗獻銅鼓數枚於王逵谿洞諸蠻鑄銅為大鼓初成

富子女則以金銀為大釵執以扣鼓竟乃留遣主人名為逵曰虔朗一言勝數

銅鼓釵俗好相殺多構仇怨欲相攻則鳴此鼓至者如雲

萬兵。真國士也。承制以彥通為黔中節度使。黔中自唐末至二蜀為武泰軍節度黔其今翻

以虔朗為都指揮使。預聞府政。預聞湖南都府之政。達慮西界鎮遏使錦

州刺史劉瑫為邊患。王逵之逐邊鎮也。劉瑫鎮遏羣蠻。表為鎮南節度副使。鎮南軍洪

州屬唐王逵表以其號寵劉瑫耳。充西界都招討使。是歲湖南大饑。民食草木

實。武清節度使知潭州事周行逢。自彭師高等擁立馬希萼於衡山自署武清節度使王逵因之以授周行逢

開倉以賑之。全活甚眾。行逢起於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為治。

嚴而無私。治直吏翻。辟署僚屬。皆取廉介之士。約束簡要。其自奉甚

薄。或譏其太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

乞食於人。又足効乎。為行逢跨有潭州張本。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上

諱榮本姓柴氏邢州龍岡人柴氏女適太祖是為聖穆皇后后兄守禮生帝從姑長於太祖家以謹厚見愛太祖遂以為子

顯德二年春正月庚辰。上以漕運自晉漢以來。不給斗耗。綱吏

多以虧欠抵死。詔自今每斛給耗一斗。定難節度使李彝興

列恥之。李彝興即彝範也。邈來朝宣祖廟諱始改。以折德展亦為節度使與己並名彝興史以後來所更名書之難乃且翻。夏州自唐以來為緣邊大鎮。李氏又世襲節度使府

使。塞悉則翻。癸未。上謀於宰相。對曰。夏州邊鎮。朝廷向來每加優借。

府州褊小得失不繫重輕。且宜撫諭彝興。庶全大體。上曰。德展

數年以來。盡忠戮力。以拒劉氏。奈何一旦棄之。且夏州惟產羊

馬。貿易百貨。悉仰中國。賀音茂仰牛向翻。我若絕之。彼何能為。乃遣供

奉官齊藏珍。齎詔書責之。風俗通云凡氏之興九事氏於國者齊魯宋衛是也。余按左傳衛有大夫齊氏此豈氏於國乎。彝興惶恐謝罪。

戊子。蜀置威武軍於鳳州。辛卯。初令翰林

學士兩省官。舉令錄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並

當連坐。敗補邁翻。契丹自晉漢以來。屢寇河北。輕騎深入。無藩籬

之限。郊野之民。每因殺掠。言事者稱深冀之間。有胡盧河。橫亘

數百里。可浚之以限。其奔突。胡盧河俗謂之葫盧河即衡漳水在東光縣西三十里。是月。詔忠

武節度使王彥超。彰信節度使韓通。周改曹州威信軍為彰信軍避太祖諱也。將兵夫。

目録
下有吏
民便之
四字
目紀事
本末
皆同

浚胡盧河築城於李晏口留兵戍之

冀州蓨縣東北有李晏鎮時築城屯軍以爲靜安軍按薛史其軍南

距冀州百里北距深州三十里夾胡盧河爲壘將即亮翻帝召德州刺史張藏英問以備邊之策藏

英具陳地形要害請列置戍兵募邊人驍勇者厚其稟給自請

將之隨便宜討擊帝皆從之以藏英爲沿邊巡檢招收都指揮

使藏英到官數月募得千餘人王彥超等行視役者行下孟翻嘗爲

契丹所圍藏英引所募兵馳擊大破之自是契丹不敢涉胡盧

河河南之民始得休息此河南謂胡盧河之南也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蜀夔恭孝王仁毅卒仁毅蜀主之弟也壬戌詔羣臣極言得失其略

曰朕於卿大夫才不能盡知面不能盡識若不采其言而觀其

行行下孟翻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略之淺深知任用之當

否當丁浪翻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唐主

以中書侍郎知尚書省嚴續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三月辛

未以李晏口爲靜安軍帝常憤廣明以來中國日蹙唐僖宗廣明元年黃

本紀略作量

與入長安自此之後疆藩割據中國日蹙矣及高平旣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會秦州

民夷有詣大梁獻策請恢復舊疆者以唐全盛版圖言之蜀亦舊疆也以漢晉事言之則契丹入中原重

以王景崇之亂階成秦鳳遂入於蜀帝納其言爲取階成秦鳳張本蜀主聞之遣客省使趙季

札按視邊備季札素以文武才略自任使還奏稱雄武節度使

韓繼勳蜀置雄武節度於秦州使疏吏翻還從宣翻又如字鳳州刺史王萬迪非將帥才不足

以禦大敵蜀主問誰可往者季札請自行丙申以季札爲雄武

監軍使仍以宿衛精兵千人爲之部曲帝以大梁城中迫隘

隘烏夏四月乙卯詔展外城先立標幟幟昌志翻俟今冬農隙與板

築東作動則罷之更俟次年以漸成之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

標七里之外其標內俟縣官分畫街衢倉場營廨之外廨古隘翻聽

民隨便築室丙辰蜀主命知樞密院王昭遠按行北邊城寨

及甲兵以備周也行下孟翻上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

寢食不忘治直吏翻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壹

通鑑卷一百九十一

王朴傳
開作平
新史周
臣傳宋
史陶慶
傳及全
唐文皆
同

通鑑卷二百九十一 後唐紀三

吳李氏蜀孟氏幽入 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

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 此音 以為中國之失吳蜀

幽并皆由失道 梁失吳後唐得蜀而復 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

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

姦黨內熾武夫外橫 橫戶 孟翻 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

反其所為而已夫進賢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隱誠信所以

結其心也 隱卽 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去奢節用所以豐其

財也 去羌 呂翻 時使薄斂所以阜其民也 時使使之以 時斂力贍翻 俟羣才既集政

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

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為間諜知其山川者願

為鄉導 問古葛翻下同問同 謀達協翻鄉讀曰嚮 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

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 思與中國以淮 為境自淮源東

至海幾二千 里易以設翻 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

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疆弱然後避實擊

虛避疆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

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 數所 角翻 不悉師則我可以乘

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為我有 帝之取江北 王朴之計也 既得江北則用

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

而定 時劉氏據嶺南孟氏據巴蜀 王朴欲乘勝勢以先聲下之 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 時

丹跨有燕地 燕於賢翻 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 卷讀如捲凡兵之動知 敵之主此以其時契丹

主言 惟河東必死之寇 言北漢據河東 與周為世仇也 不可以恩信誘 誘音 當以

彊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 事見上卷 上年三月 力竭氣沮必未能為邊

患宜且以為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 是後世宗 用兵以至

宋朝削平諸國皆如王朴之言惟幽燕不可得 而取至於宣和則舉國以殉之矣同相吏翻 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羣

下畏法諸將効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 期讀 曰葺 宜自夏秋蓄積實

邊矣 蓄積於邊上以 為用兵之備 上欣然納之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有

通鑑卷二百九十一

異本當
上有必
字王朴
傳同

可取者少詩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亂翻凡所規畫皆稱上

意稱尺上由是重其器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封

在盤穀下事繁職重史言世宗屬任王朴自此而上謀取秦鳳求可將者

重然朴先事上於潛藩其君臣相得亦有素矣王溥薦宣徽南院使鎮安節度使向訓五代會要漢天福十二年廢陳州鎮安軍周廣

將即上命訓與鳳翔節度使王景客省使高唐谷居潤偕行唐高

順二縣屬博州九域志縣在州東北唐高五月戊辰朔景出兵自散關趣秦州七趣

一百七十里晉姓也音子感翻勅天下寺院非勅額者悉廢之勅額者勅賜寺額如禁私度

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之命惟兩京大名府戒壇僧尼禁僧

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掛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者煉指者束香於令兩

京及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是歲天下寺

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三百三十六見僧四萬二

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見翻王景等拔黃

牛八寨黃牛等八寨皆戊寅蜀主以捧聖控鶴都指揮使保寧節

度使李廷珪為北路行營都統蜀以秦鳳左衛聖步軍都指揮

使高彥儔為招討使武寧節度使呂彥珂副之武寧軍徐州屬周呂

客省使趙崇韜為都監蜀趙季札至德陽聞周師入境懼

不敢進德陽縣屬漢州去成都上書求解邊任還奏事先遣輜重

及妓妾西歸重直用翻丁亥單騎馳入成都眾以為奔敗莫不震

恐蜀主問以機事皆不能對蜀主怒繫之御史臺庚午斬之於

崇禮門趙季札雖誅無救於秦鳳之喪六月庚子上親錄囚於內

苑有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為吏所冤死屢經覆按不能自伸上

臨問始得其實人以為神由是諸長吏無不親察獄訟史言帝明

長知壬寅西師與蜀李廷珪等戰于威武城東不利威武城前

兩翻排陳使濮州刺史胡立等為蜀所擒陳讀曰陣丁未蜀

在鳳州通鑑卷一百九十一

本紀云

漢乾元三年改大府為大
晉府為大府
名府為大府
公府為大府
在府為大府
氏失胡
鉗本放
全作新
同唐文
史佛云
三寺

六百三十一

異本庚
作甲

主遣間使。如北漢及唐。問古覓翻。使疏吏翻。欲與之俱出兵。以制周。北漢

主唐主皆許之。己酉。以彰信節度使韓通充西南行營馬步軍

都虞候。戊午。南漢主殺禎州節度使通王弘政。禎州漢博羅縣之地。梁置梁化

於是高祖之諸子盡矣。南漢主龔廟號高祖。壬戌。以樞密院承旨清河

張美為右領軍大將軍。權點檢三司事。清河縣帶貝州。權點檢三司事。未除為正使。初帝

在澶州。美掌州之金穀。隸三司者。帝或私有所求。美曲為供副

供副者。供辦以應。太祖聞之。怒。恐傷帝意。但徙美為濮州馬步軍

都虞候。濮博木翻。美治財精敏。當時鮮及。治直之翻。鮮息淺翻。故帝以利權授

之。然思其在澶州所為。終不以公忠待之。自漢以來。能如此者。吳主孫權及周世宗而已。

秋。七月。丁卯朔。以王景兼西南行營都招討使。向訓兼行營兵

馬都監。宰相以景等久無功。饋運不繼。固請罷兵。帝命

太祖皇帝往視之。還言秦鳳可取之狀。還從宣翻。又如字。帝從之。八

月。丁未。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景範罷判三司。尋以父喪罷政事。

王景等敗蜀兵。敗補適翻。獲將卒三百。己未。蜀主遣通奏使知樞

密院武泰節度使伊審徵。如行營慰撫。仍督戰。帝以縣官久

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為器皿及佛像。錢益少。九月。丙寅朔。敕

始立監。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鍾磬鈸鐸之類。

觀古玩翻。鈸蒲撥翻。聽留外斷。自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

其直。過期隱匿不輸。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輸春遇翻。

時勅有隱藏銅器。及埋窖使用者。一兩至一斤。徒二年。一斤至五斤。處死。若納到熟銅。每斤官給錢一百五十。生銅每斤一百。上謂侍臣曰。卿

輩勿以毀佛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

像。豈所謂佛邪。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施式鼓翻。

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臣光曰。若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若周世宗可

謂明矣。不以無益廢有益。

本紀南
下有文
兼字下
文王景
兼官進

院字衍
據本月
紀八月
而美代

異本之
下有帶
征伐四
方用度
不美也
十三字

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十一

蜀李廷珪遣先鋒都指揮使李進據馬嶺寨又遣奇兵出斜谷

屯白澗九域志鳳州梁泉縣有白澗鎮又分兵出鳳州之北唐倉鎮及黃花谷絕

周糧道黃花鎮亦在梁泉縣界有黃花川大散水入焉閏月王景遣裨將張建雄將兵二

千抵黃花又遣千人趣唐倉扼蜀歸路趣七蜀染院使王巒將

兵出唐倉與建雄戰於黃花蜀兵敗奔唐倉遇周兵又敗虜巒

及其將士三千人馬嶺白澗兵皆潰李廷珪高彥儔等退保青

泥嶺蜀雄武節度使兼侍中韓繼勳棄秦州奔還成都觀察判

官趙玘舉城降斜谷援兵亦潰玘蒲眠翻考異曰十國紀年玘召官屬告之曰周兵無敵今朝廷所遣勇將精兵

不死即逃我輩不能去危就安禍且至矣衆皆聽命舉城叛降周斜谷援兵亦潰五代

通錄官軍之圍鳳州僞秦州節度使高處儔引兵往復援之中途聞黃花之敗奔秦州

玘與城中將校閉門不納處儔遂玘與城中將校閉門不納處儔遂成階二州皆降蜀人震恐玘澶州人

也澶時帝欲以玘為節度使范質固爭以為不可乃以為郢州

刺史壬子百官入賀帝舉酒屬王溥曰邊功之成卿擇帥之力

也屬之欲翻擇帥事見甲子上與將相食於萬歲殿因言兩日

大寒朕於宮中食珍膳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既不能躬

耕而食惟當親冒矢石為民除害差可自安耳昌莫北翻為于偽翻差之為言稍也

乙丑蜀李廷珪上表待罪冬十月壬申伊審徵至成都請罪

皆以蹙國喪師也蜀主致書於帝請和自稱大蜀皇帝帝怒其抗禮不答

蜀主愈恐聚兵糧於劔門白帝為守禦之備守劔門以備北兵之自岐雍來者守白帝以備

北兵之派峽而上者募兵既多用度不足始鑄鐵錢權境內鐵器民甚苦之

權古岳翻唐主性和柔好文章而喜人佞己好呼到翻由是諂諛之喜許記翻

臣多進用諂諛之臣謂馮延巳兄弟魏岑陳覺等政事日亂既克建州破湖南克建州見

超之叛皆為之出師遙為聲援援李守貞見二百八十八卷漢隱帝乾祐元年又援慕容彥超見二百九十卷太祖

廣順二年皆又遣使自海道通契丹及北漢約共圖中國值中國

多事未暇與之校先是每冬淮水淺涸唐人常發兵戍守謂之

把淺先悉薦翻把淺之處自壽州監軍吳廷紹以為疆場無事坐費

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後周紀三

乙丑來 月期此 蓋蜀公 而溫公 沿之本 異之罪 下有三 釋之皆 字

異本 作第 作第 作第 作第 陸本 專本 陸本 專本

本紀等
下有州

資糧悉罷之。史先叙唐所以蹙國之由。湯音亦。

清淮節度使劉仁贍。上表固爭。不

能得。十一月乙未朔。帝以李穀為淮南道前軍行營都部署。兼

知廬壽等行府事。以忠武節度使王彥超副之。督侍衛馬軍都

指揮使韓令坤等十二將。以伐唐。令坤。磁州武安人也。磁詳

汴水。自唐末潰決。自埇橋東南。悉為污澤。上謀擊唐。先命武寧

節度使武行德發民夫。因故堤疏導之。自埇橋東南抵唐境皆武寧巡屬也。埇。余拱翻。東至

泗上。議者皆以為難成。上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謂淮南既平。藉以通漕。將獲其利也。

丁未。上與侍臣論刑賞。上曰。朕必不因怒刑人。因喜賞人。

先是。大梁城中。民侵街衢為舍。通大車者蓋寡。先悉。上命悉直

而廣之。廣者至三十步。此言橫。又遷墳墓於標外。立標。見上曰。

近廣京城。於存沒擾動誠多。怨謗之語。朕自當之。他日終為人

利。世宗志識宏遠。不顧人言。然仁人。不忍為也。王景等圍鳳州。韓通分兵城固鎮。以絕

蜀之援兵。戊申。克鳳州。擒蜀威武節度使王環。是年正月。蜀置威武

及都監趙崇溥等。將士五千人。崇溥不食而死。環。真定人也。將蜀

士多中原人。蓋後唐遣之。成蜀為孟知祥所留者也。乙卯。制。曲赦秦鳳階成境內。所獲蜀將士。

願留者。優其俸賜。願去者。給資裝而遣之。詔曰。用慰眾情。免違

物性。其四州之民。二稅徵科之外。凡蜀人所立。諸色科徭。悉罷

之。唐人聞周兵將至而懼。劉仁贍神氣自若。部分守禦。無異

平日。眾情稍安。劉仁贍之善守。於此已見其方畧。分扶問翻。唐主以神武統軍劉彥貞

為北面行營都部署。將兵二萬。趣壽州。趣。七。奉化節度使同平

章事。皇甫暉為應援使。唐置奉化軍於江州。常州團練使姚鳳為應援都

監。將兵三萬。屯定遠。舊唐書地理志曰。定遠。漢曲陽縣地。隋置定遠縣。唐屬濠州。九域志在州南八十里。召鎮南節

度使宋齊丘。還金陵。謀國難。還從宣翻。又如字。難。乃旦翻。以翰林承旨戶部尚

書殷崇義為吏部尚書。知樞密院事。李穀等為浮梁。自正陽

濟淮。十二月甲戌。穀奏。王彥超敗唐兵二千餘人於壽州城下。

敗補遺。下同。己卯。又奏。先鋒都指揮使白延遇。敗唐兵千餘人於山

陸游唐書元
宗紀劉
彥貞劉
仁贍
作傳三

異本命
悉倒

口鎮此時唐蓋置鎮於六安山口按薛史本紀顯德四年劉重遇奏殺紫金山潰兵三千人於壽州東山口又疑置鎮於此地未知孰是

樞密使兼侍中韓忠正公鄭仁誨卒。上臨其喪。近臣奏稱。歲道

非便。上曰。君臣義重。何日時之有。往哭盡哀。吳越王弘俶遣

元帥府判官陳彥禧入貢朝廷授弘俶天下都元帥故置元帥府判官。帝以詔諭弘俶。使

出兵擊唐使出兵常州以擊之則唐有反顧之憂為吳越兵為唐所敗張本

三年春正月丙午。以王環為右驍衛大將軍。賞其不降也。以王環堅

守鳳州城陷。丁酉。李穀奏。敗唐兵千餘人於上窰。窰餘招翻又作窰

戊戌。發開封府曹滑鄭州之民十餘萬。築大梁外城。曹滑鄭皆近京之州九城

帝下詔。親征淮南。以宣徽南院使鎮安節度使向訓權東京留

守。端明殿學士王朴副之。彰信節度使韓通權點檢侍衛司。及

在京內外都巡檢。命侍衛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李重進將兵

先赴正陽。河陽節度使白重贊將親兵三千屯潁上。潁上縣隋置唐屬潁州九

城志在州東一百一十七里。宋白曰。潁上縣漢慎縣也。南北畫淮為守。關防

莫謹於此。隋大業二年。於今縣南故鄭城置潁上縣。以地枕潁水上游為名。壬寅

帝發大梁。李穀攻壽州。久不克。唐劉彥貞引兵救之。至來遠鎮

趣正陽。為攻浮梁之勢。李穀畏之。召將佐謀曰。我軍不

能水戰。若賊斷浮梁。則腹背受敵。皆不歸矣。不如退守浮

梁。以待車駕。上至圍鎮。聞其謀。亟遣中使乘驛止

之。比至。已焚芻糧。退保正陽。丁未。帝至陳州。俟李重進至。臣與

弩礮所不能及。若浮梁不守。則眾心動搖。須至退

軍。今賊艦日進。淮水日漲。若車駕親臨。萬一糧道

阻絕。其危不測。願陛下且駐蹕陳穎。俟李重進至。臣與

之共度。賊艦可禦。浮梁可完。立具奏聞。度徒洛翻。尤為不可勝以待敵

但若厲兵秣馬。春去冬來。足使賊中疲弊。取之未晚。帝覽奏不

之共度。賊艦可禦。浮梁可完。立具奏聞。度徒洛翻。尤為不可勝以待敵

但若厲兵秣馬。春去冬來。足使賊中疲弊。取之未晚。帝覽奏不

之共度。賊艦可禦。浮梁可完。立具奏聞。度徒洛翻。尤為不可勝以待敵

但若厲兵秣馬。春去冬來。足使賊中疲弊。取之未晚。帝覽奏不

之共度。賊艦可禦。浮梁可完。立具奏聞。度徒洛翻。尤為不可勝以待敵

但若厲兵秣馬。春去冬來。足使賊中疲弊。取之未晚。帝覽奏不

之共度。賊艦可禦。浮梁可完。立具奏聞。度徒洛翻。尤為不可勝以待敵

但若厲兵秣馬。春去冬來。足使賊中疲弊。取之未晚。帝覽奏不

本紀以
上有辛
丑二字

午當作
申

九域志壽州安豐縣有來遠鎮今按
來遠鎮即東正陽西至潁河十里

斷音

比必利
翻及也

艦戶黯翻礮與
砲同普教翻

春水方生故李
穀慮淮水日漲

陳穎一
州名

十三

陸游作威本紀及馬令書成作威臣書及任百吳引野史作

通鑑卷一百九十一

後周紀三

悅劉彥貞素驕貴無才略不習兵所歷藩鎮專為貪暴積財巨億以賂權要萬萬為億億億為巨億詩所謂大數也由是魏岑等爭譽之譽音余

以為治民如龔黃用兵如韓彭龔遂黃霸漢之良吏韓信彭越漢之良將治直之翻故周師至

唐主首用之其裨將咸師朗等皆勇而無謀聞李穀退喜引兵

直抵正陽旌旗輜重數百里重直用翻劉仁贍及池州刺史張全約

固止之仁贍曰公軍未至而敵人先遁是畏公之威聲也安用

速戰萬一失利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既行仁贍曰果遇必敗

乃益兵乘城為備以城中戰兵乘城益守兵李重進度淮逆戰於正陽東大破

之淮水西岸謂之西正陽屬潁州潁上縣界東岸謂之東正陽屬壽州下蔡縣界此據九域志地理斬彥貞生擒咸師朗

等斬首萬餘級伏尸三十里收軍資器械三十餘萬是時江淮

久安民不習戰彥貞既敗唐人大恐張全約收餘眾奔壽州劉

仁贍表全約為馬步左廂都指揮使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

梁置南譙州於桑根山之陽在滁州清流縣西南八十里隋始置滁州刺史王

紹顏委城走壬子帝至永寧鎮九域志黃州麻城縣有永寧鎮此非也麻城在壽州西南數百里帝猶未度淮安得

至麻城之永寧邪又考九域志潁州汝陰縣有永寧鎮又東百餘里至正陽此則是也謂侍臣曰聞壽州圍解農民

多歸村落今聞大軍至必復入城憐其聚為餓殍復扶又翻殍被表翻宜

先遣使存撫各令安業甲寅帝至正陽以李重進代李穀為淮

南道行營都招討使以穀判壽州行府事宋敏求曰凡節度州為三品刺史州為五品國初曹翰以

觀察使判潁州是以四品臨五品州也同品為知隔品為判自後唯唯輔臣宣徽使太子太保僕射為判餘並為知州丙辰帝至壽州城下

營於淝水之陽淝水自安豐縣界流入壽春縣界經壽春城北入于淮去城二里水北為陽命諸軍圍壽州

徙正陽浮梁於下蔡鎮唐潁州有下蔡縣時廢縣為鎮西抵正陽五十五里丁巳徵宋亳陳穎

徐宿許蔡等州丁夫數十萬以攻城晝夜不息唐兵萬餘人維

舟於淮營於塗山之下塗山在濠州本塗山氏之邑禹會諸侯處也今在鍾離縣西九十五里濱淮有漢當塗縣故城南北朝兵

爭之際為馬頭郡城淮水逕城北而東流渦水自西北來注于淮謂之渦口南岸正對馬頭城庚申帝命

太祖皇帝擊之

太祖皇帝遣百餘騎薄其營而偽遁伏兵邀之大敗唐兵于渦

口敗補遺翻斬其都監何延錫等奪戰艦五十餘艘艘蘇詔

以武平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逵為南面行營都統使攻唐之鄂

州逵引兵過岳州岳州團練使潘叔嗣厚具燕犒奉事甚謹逵

左右求取無厭犒苦到翻不滿望者譖叔嗣於逵云其謀叛逵

怒形於詞色叔嗣由是懼而不自安為潘叔嗣殺唐主聞湖南兵

將至命武昌節度使何敬洙徙民入城為固守之計敬洙不從

使除地為戰場曰敵至則與軍民俱死於此耳何敬洙為將亦唐之

廬壽光黃巡檢使司超司姓也左傳奏敗唐兵三千餘人於盛

唐敗補遺翻盛唐本唐初之霍山縣也開元二十七年更名盛唐屬壽州

監高弼等獲戰艦四十餘艘上命

太祖皇帝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等陳於山下陳讀方與前鋒

太祖皇帝引兵出山後暉等大驚走入滁州為新昌郡梁立南譙州

於桑根山西今州西南十八里南譙故城是也北齊自南譙

徙新昌郡今州城是也隋廢州以其地為清流縣唐為滁州欲斷橋自守斷音

太祖皇帝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為其主為于願

容成列而戰皇甫暉受唐莊宗畜養之恩一旦作亂莊宗以之喪亡棄中國而奔

太祖皇帝笑而許之太祖自審智勇足以暉整眾而出

太祖皇帝擁馬頸突陳而入陳讀大呼曰吾止取皇甫暉它人

非吾敵也手劍擊暉中腦生擒之呼火故翻手式并擒姚鳳遂克

滁州後數日

宣祖皇帝為馬軍副都指揮使宣祖諱引兵夜半至滁州城下

傳呼開門

太祖皇帝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史言太祖勇上

遣翰林學士竇儀籍滁州帑藏帑它朗翻藏

宋史太祖本紀
太祖本紀
太祖本紀
太祖本紀

得入五
字同
但明作
詰名曰
言行錄
有至數
日三下

太祖皇帝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既籍為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寶儀有守

太祖皇帝由是重儀太祖之識度豈一時將帥所能及哉詔左金吾衛將軍馬崇祚

知滁州初永興節度使劉詞遺表薦其幕僚蓊人趙普有才可用會滁州平范質薦普為滁州軍事判官

太祖皇帝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鞫然後

決所活十七八

太祖皇帝益奇之太祖重寶儀奇趙普皆在潛躍之時普自此為佐命元功儀乃為普所忌而不至相位

太祖皇帝威名日盛每臨陳必以繁纓飾馬鎧仗鮮明或曰如此為敵所識陳讀曰陣繁蒲官翻

太祖皇帝曰吾固欲其識之耳唐主遣泗州牙將王知朗齎書

抵徐州稱唐皇帝奉書大周皇帝請息兵修好願以兄事帝歲

輸貨財以助軍費好呼到翻甲戌徐州以聞九域志泗州西北至徐州

不敵詣軍前而抵徐帝不答以唐主猶敢抗禮戊寅命前武勝節度使

侯章等攻壽州水寨決其壕之西北隅導壕水入于泥

太祖皇帝遣使獻皇甫暉等暉傷甚見上臥而言曰臣非不忠

於所事但士卒勇怯不同耳臣曷日屢與契丹戰皇甫暉本魏兵唐莊宗使成瓦

橋拒契丹因而作亂其自謂未嘗見兵精如此因盛稱

太祖皇帝之勇上釋之後數日卒帝詔知揚州無備詞古永翻又

己卯命韓令坤等將兵襲之戒以毋得殘民其李氏陵寢遣人

與李氏人共守護之唐主兵屢敗懼亡乃遣翰林學士戶部侍

郎鍾謨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來請平獻御

服茶藥及金器千兩銀器五千兩繪錦二千匹繪慈犒軍牛五

百頭酒二千斛壬午至壽州城下謨德明素辯口上知其欲遊

說犒苦到翻說式盛陳甲兵而見之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南唐

太宗之子吳王恪宜知禮義異於他國與朕止隔一水謂南唐與周未嘗

通鑑卷二百九十二 後周紀三

後周紀三

未嘗

未嘗

言行錄
全字

本紀徐
作徐下

州即至徐
謂胡氏
也胡氏
不察徐
字之為
因文為
生義故

遣一介修好好呼到翻惟泛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禮義安在自徐溫執吳政屢泛

海使契丹欲與共圖中國至唐烈祖及今主皆然且汝欲說我令罷兵邪我非六國愚主豈

汝口舌所能移邪言六國皆愚主故蘇張得行其遊說使遇英明之君雖辯如蘇張不能移也可歸語汝主

語牛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借

府庫以勞軍勞力到翻汝君臣得無悔乎謨德明戰栗不敢言吳

越王弘俶遣兵屯境上以俟周命蘇州營田指揮使陳滿言於

丞相吳程曰周師南征唐舉國驚擾常州無備易取也九域志蘇州西北至

常州一百八十里會唐主有詔撫安江陰吏民江陰縣本晉毗陵之暨陽縣也江左分置蘭陵縣梁

敬帝時嘗置江陰郡及江陰縣隋廢唐置暨州南唐始置江陰軍九域志在常州東北九十里滿告程云周詔書已至程

為之言於弘俶為于為翻請亟發兵從其策丞相元德昭曰唐大國

未可輕也若我入唐境而周師不至誰與并力能無危乎請姑

俟之程固爭以為時不可失弘俶卒從程議卒子恤翻癸未遣程督

衢州刺史鮑修讓中直都指揮使羅晟趣常州趣七程謂將士

曰元丞相不欲出師將士怒流言欲擊德昭吳越將士狃福州之勝謂唐之可乘也兵驕者

破豈虛言哉弘俶匿德昭于府中令捕言者歎曰方出師而士卒欲

擊丞相不祥甚哉乙酉韓令坤奄至揚州平旦先遣白延遇

以數百騎馳入城城中不之覺令坤繼至唐東都營屯使賈崇

焚官府民舍棄城南走副留守工部侍郎馮延魯髡髮被僧服

匿于佛寺唐以揚州為東都故置留守髡髮苦昆翻被皮義翻軍士執之令坤慰撫其民使皆

安堵庚寅王逵奏拔鄂州長山寨長山在鄂州南界唐立寨以備潭朗執其將陳澤

等獻之辛卯

太祖皇帝奏唐天長制置使耿謙降唐天寶元年分江都六合高郵三縣地置千秋縣七載改名天長九

域志天長縣在揚州西一百一十里獲芻糧二十餘萬唐主遣園苑使尹延範如

泰州梁有宮苑使又有內園栽接使唐置園苑使亦猶是也遷吳讓皇之族于潤州晉天福四年唐烈祖自潤

州遷讓皇之族于泰州今以周師攻逼復遷潤州延範以道路艱難恐楊氏為變盡殺其男

子六十人還報唐主怒腰斬之韓令坤等攻泰州拔之南唐升海

通鑑卷二百九十二 後唐紀三 十七

陵鎮為泰州九域志揚州刺史方訥奔金陵自泰州南奔泰興縣度江取潤州至金陵唐

主遣人以蠟丸求救于契丹壬辰靜安軍使何繼筠獲而獻之

去年帝置靜安軍于李晏口以給事中高防權知泰州癸巳吳越王弘俶

遣上直都指揮使路彥銖攻宣州羅晟帥戰艦屯江陰唐靜海

制置使姚彥洪帥兵民萬人奔吳越帥讀曰率南唐于海陵之東境置靜海都鎮制置院周取其地置靜

海軍尋升為通州通州南至大江二十四里絕江而南即吳越之蘇州界

潘叔嗣屬將士而告之曰吾事令公至矣屬之欲翻集會也王逵兼中書令故稱為令公今乃信讒疑怒軍還必擊我吾不

能坐而待死汝輩能與吾俱西乎眾憤怒請行叔嗣帥之西襲

朗州九域志岳州西至朗州五百五十里帥讀曰率逵聞之還軍追之及于武陵城外朗州

郡與叔嗣戰逵敗死考異曰湖湘故事云王逵奉詔伐吳有密蜂無萬數集逵繳蓋周行逢內喜潛與潘叔嗣張文表等謀曰我

觀王公妖怪入傘他時忽落別人之手我輩處身何地我等若三人同心共保馬氏舊

基同處富貴豈不是男兒哉叔嗣文表聞行逢之言已會深意遂乃拜受此語各散歸

營廣本逵命行營副使毛立為袁州營統軍使潘叔嗣張文表為前鋒軍次醴陵縣吏

請具牛酒犒軍立不許叔嗣文表因士卒之怒縛立送于行逢以兵叛逵大懼乘輕

舟奔朗州叔嗣追至朗州殺之湖湘故事逵連夜走歸朗州去經數日潘叔嗣始到潭州既聞王逵走歸朗州亦以舟楫倍程而趨至朗州殺之今按世宗實錄顯德三年二

月丙寅朗州王逵言領大軍入淮南界庚寅言入鄂州界攻下長山寨癸巳荆南高保

融言進逵自鄂州領兵復歸本道又云潘叔嗣為先鋒行及鄂州叔嗣回戈襲武陵進

將押送淮南將陳澤等蓋進逵未敢前奏事三月始達行在與薛史承襲傳及湖南傳

記略同惟湖湘故事及丁璠馬氏行事記載遠攻袁州叔嗣叛之丁璠云逵三月至潭

州四月叔嗣叛丁璠云五月五日叔嗣殺逵于朗州皆妄也周行逢據湖南仕進尚門

蔭衍屢獻文章不得調退居鄉里教授及張文表叛辟為幕職事敗逃遁會赦乃敢出

窮困無以自進採摭故事撰湖湘馬氏故事二十卷如京師獻之太宗憫其窮且老授

將作監丞衍本小人言辭鄙俚非有意著書故叙事顛倒前後自相違背以無為有不

可勝數素怨周行逢尤多誣毀不欲行逢不預叔嗣之謀乃妄造此說凡載行逢罪惡

之甚者皆出于衍云璠亦國初人疑其說或勸叔嗣遂據朗州叔嗣曰吾

救死耳安敢自尊宜以督府歸潭州太尉時湖湘以朗州為督府潭州太尉謂周行逢也

豈不以武安見處乎言行逢必將以潭州處已處昌呂翻乃歸岳州使團練判官李

簡潘叔嗣為岳州團練使判官其屬也帥朗州將吏迎武安節度使周行逢帥讀曰率

眾謂行逢必以潭州授叔嗣謂告也語也行逢曰叔嗣賊殺主帥罪

當族所可恕者得武陵而不有以授吾耳若遽用為節度使天

下謂我與之同謀何以自明宜且以為行軍司馬俟踰年授以

節鉞可也觀此則周行逢本有奉辭討潘叔嗣之心以其迎已故不發耳乃以衡州刺史莫弘萬權

通鑑卷之九十一

癸巳

一本遺

知潭州帥衆入朗州。自稱武平武安留後。告于朝廷。行逢欲兼有潭朗也。

以叔嗣爲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曰。行軍司馬。吾嘗

爲之。周行逢爲武安行軍司馬。見上卷太祖廣順三年。權與節度使相將耳。擗龍輦。叔嗣猶

不滿望。更欲圖我邪。或說行逢。授叔嗣武安節鉞。以誘之。說式。芮翻。

誘以九翻。令至都府受命。此乃机上肉耳。行逢從之。叔嗣將行。其所

親止之。叔嗣自恃素以兄事行逢。相親善。行逢叔嗣親善事始見二百九十一卷太祖廣順二年九月

遂行不疑。行逢遣使迎候。道路相望。既至。自出郊勞。勞刀。到翻。相

見甚懽。叔嗣入謁。未至聽事。聽讀。曰聽。遣人執之。立于庭下。責之曰。

汝爲小校。無大功。校戶。教翻。王逵用汝爲團練使。一旦反殺主帥。所帥

不受乎。叔嗣知不免。以宗族爲請。遂斬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後周紀四 起柔兆執徐三月盡彊圉大荒落凡一年有奇

世宗睿文孝武皇帝中

顯德三年三月甲午朔上行視水寨至淝橋。行下孟翻。淝橋於淝水上爲橋也。自

取一石馬上持之至寨以供礮。從官過橋者人齎一石。礮與砲同音普豹翻。

從才用翻。廣賤西翻。

太祖皇帝乘皮船入壽春壕中。城上發連弩射之。皮船繙牛皮爲之。連弩即今之

射而亦翻。矢大如屋椽。牙將館陶張瓊遽以身蔽之。矢中瓊髀。椽

破骨出之。流血數升。神色自若。史言張瓊之勇。後太祖登極遂以瓊總侍衛親兵。唐主復以

文武二卷五此

十國春秋
顯作文
誠下其
云作唐
鈞全唐
文同

鈞磯立
談陸游
南唐書
亦作一
杯土

通鑑卷二百九十三

右僕射孫晟為司空復扶遣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入見稱

自天祐以來見賢通翻天祐海內分崩或跨據一方或遷革異代

鳳何從詩曰瞻鳥爰止干誰之屋漢耿純曰攀龍鱗今天命有歸聲教遠

被被皮願比兩浙湖南仰奉正朔謹守土疆兩浙自錢鏐以來湖南

事中乞收薄伐之威薄迫也有鐘鼓曰伐詩云薄伐西戎又云薄伐獯狁赦其後服之罪首於

下國俾作外臣則柔遠之德云誰不服又獻金千兩銀十萬兩

羅綺二千匹晟謂馮延巳曰此行當在左相唐以馮延巳為左僕射

晟若辭之則負先帝既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謂崇質曰君家百

口宜自為謀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永陵一培土永陵唐

南漢甘泉宮使林延遇陰險多計數南漢主倚信之

甚薦內給事龔澄樞自代南漢主即日擢澄樞知承宣院及內

侍省澄樞番禺人也龔澄樞番禺人延遇用事南漢遂光舒黃招安巡

檢使行光州刺史何超以安隨申蔡四州兵數萬攻光州九域

州西南至安州六百里隨州東至安州二百四十里東北至申州二百五十里申州東

丙申超奏唐光州刺史張紹棄城走都監張承翰以城降丁酉

行舒州刺史郭令圖拔舒州唐蘄州將李福殺其知州王承雋

舉州來降遣六宅使齊藏珍攻黃州九域志舒州西至蘄州二百九

三州皆八里蘄州西至黃州二百一十里彰武留後李彥穎性貪虐倫於部民與羌胡作亂攻

之自延州召還還從宜秦鳳之平也事見上上

赦所俘蜀兵以隸軍籍五代會要顯德二年十二月以新收秦鳳從征

淮南復亡降于唐復扶癸卯唐主表獻百五十人上悉命斬之

舒州人逐郭令圖鐵騎都指揮使洛陽王審琦選輕騎夜襲

舒州復取之令圖乃得歸得復歸馬希崇及王延政之子繼

本傳云
原人

舊史本
紀圖下
有奏字

通鑑卷二百九十三

後周紀四

舒州

馬希崇及王延政之子繼

沂皆在揚州。詔撫存之。

楚閩世事中國其後為南唐所併囚於揚州周得揚州故撫存之

丙午孫晟

等至上所

至行在所也

庚戌上遣中使以孫晟詣壽春城下且招諭

之仁贍見晟戎服拜於城上

以邊帥見宰相禮拜晟

晟謂仁贍曰君受國厚

恩不可開門納寇

孫晟之辭直周世宗亦何以罪之

上聞之甚怒晟曰臣為宰相豈可教節度使

外叛邪上乃釋之

去羌

唐主使李德明孫晟言於

六州之地皆瀕淮周既得之則唐失長淮

上請去帝號

呂詵

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

輸春

淮南之地已半為周有

諸將捷奏日至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

德明見周兵日進奏稱唐主不知陛下兵力如此之盛願寬臣

五日之誅得歸白唐主盡獻江北之地

崇質與德明俱歸

王崇質副孫晟來使

上遣供奉官安弘道送德明等歸

金陵賜唐主詔書其略曰但存帝號何爽歲寒

爽差也言歲寒知松柏之後彫此約

然請從茲絕又賜其將相書使熟議而來唐主復上表謝

上時

李德明盛稱上威德及甲兵之彊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唐

主不悅宋齊丘以割地為無益德明輕佻言多過實國人亦不

之信

佻土彫翻國人謂南唐通國之人史言譌妄之士雅不足以孚乎人不惟喪身且誤國事

樞密使陳覺副使李

徵古素惡德明及孫晟

惡鳥路翻

使王崇質異其言因譖德明於唐

主曰德明賣國求利唐主大怒斬德明於市

為鍾謨為李德明修怨張本

吳

程攻常州破其外郭執唐常州團練使趙仁澤送于錢唐仁澤

見吳越王弘俶不拜責以負約

唐與吳越本通好而吳越以周之命而攻唐故責其負約

弘俶怒

決其口至耳元德昭憐其忠為傳良藥得不死

唐非無忠臣也不能用耳為子偽翻

唐主以吳越兵在常州恐其侵逼潤州

九域志常州西北至潤州一百七十一里

以宣

潤大都督燕王弘冀年少

少詩照翻

恐其不習兵徵還金陵

將趙鐸言於弘冀曰大王元帥衆心所恃逆自退歸所部必亂

異本下有

本紀賜

諸郡也

一作本

弘冀然之。辭不就徵。部分諸將為戰守之備。分扶龍武都虞候

柴克宏再用之子也。柴再用事楊氏為將。屢立戰功。又及事徐溫父子。沈默好施。沈持林翻。好呼到翻。施式。

不事家產。雖典宿衛。日與賓客博奕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

為非將帥才。將即亮翻。帥所類翻。至是有言克宏久不遷官者。唐主以為撫

州刺史。克宏請效死行陳。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為將。苟

不勝任。分甘孛戮。趙括之母不肯保任其子。柴克宏之母自稱薦其子。皆知之。審也。孛子也。言與其子甘同戮也。行戶剛翻。陳與陣同。勝音

孟俊。救常州。時唐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數千人。皆羸老。羸

為樞密使李徵古。復以鎧仗之朽蠹者給之。克宏訴於徵古。徵

古慢罵之。眾皆憤恚。恚於克宏怡然。至潤州。徵古遣使召還

但前戰。吾當論奏。乃表克宏才略。可以成功。常州危在旦莫。讀莫

不宜中易主將。克宏引兵徑趣常州。趣七徵古復遣使召之

復扶。克宏曰。吾計日破賊。汝來召吾。必殺人也。命斬之。使者曰。

受李樞密命而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柴克宏前日之怡然。乃養成今日之勇決。

也。初鮑修讓羅晟在福州。與吳程有隙。漢天福十二年。吳越使鮑修讓。戌福州。是年。以吳程鎮福州。

至是。程抑挫之。二人皆怨。先是。唐主遣中書舍人喬匡舜使於

吳越。先悉壬子。柴克宏至常州。蒙其船以幕。匿甲士於其中。聲

言迎匡舜。吳越邏者以告。邏郎程曰。兵交。使在其間。用左不可

妄以為疑。唐兵登岸。徑薄吳越營。羅晟不力戰。縱之使趣程帳

克宏事之甚謹。吳程至錢唐。吳越王弘俶悉奪其官。甲寅。蜀

主以捧聖控鶴都指揮使李廷珪為左右衛聖諸軍馬步都指

揮使。仍分衛聖匡聖步騎為左右十軍。以武定節度使呂彥琦

等為使。為軍廷珪總之。如趙廷隱之任。蜀自李仁罕之誅。趙廷隱專總。宿衛諸軍。後為安思謙所譖罷。

事並見前。初柴克宏為宣州巡檢使。始至。城塹不修。器械皆闕。吏

云。自田頽。王茂章。李遇。相繼叛。唐天復三年。田頽以宣州叛。楊行密。天祐二年。王茂章叛。梁乾化二年。李遇叛。事並

見前紀。頽於倫翻。後人無敢治之者。治直之翻。克宏曰。時移事異。安有此理。悉

繕完之。由是。路彥銖攻之。不克。史言宣州獲全。亦柴克宏之力。聞吳程敗。乙卯。引

歸。唐主以克宏為奉化節度使。克宏復請將兵救壽州。未至而

卒。人有身死而名全者。柴克宏是也。克宏敵吳。越。可以勝。使遇周師。未必能爾。復扶又翻。河陽節度使白重贊

龍翻。以天子南征。慮北漢乘虛入寇。繕完守備。且請兵於西京。西

京留守王晏。初不之與。又慮事出非常。乃自將兵赴之。重贊以

晏不奉詔而來。拒不納。遣人謂之曰。令公昔在陝服。已立大功。

請天福十二年。晏舉陝城降漢高祖也。晏時兼中書令。故稱為令公。陝失再翻。河陽小城。不煩枉駕。晏慙怍而還

詐疾各翻。還從。宣翻。又如字。孟洛之民。數日驚擾。以王晏出兵而白重贊拒之。恐兵交而罹其禍。唐主命

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達將兵拒周。以陳覺為監軍使。前武安

節度使邊鎬為應援都軍使。邊鎬以失澤州奪節。今叙用之。中書舍人韓熙載。上

書曰。信莫信於親王。重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使為。句。唐主不

從。遣鴻臚卿潘承祐詣泉建。召募驍勇。承祐薦前永安節度使

許文稹。稹止忍翻。靜江指揮使陳德誠。建州人鄭彥華。林仁肇。唐主

以文稹為西面行營應援使。彥華仁肇皆為將。將即亮翻。仁肇。仁翰

之弟也。林仁翰。見二百八十四卷晉出帝。開運元年。唐主之保大二年也。夏四月甲子。以待衛親軍

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李重進為廬壽等州招討使。以武寧節

度使武行德為濠州城下都部署。唐右衛將軍陸孟俊。自常

州將兵萬餘人。趣泰州。九城志。自常州北至泰州一百九十七里。周兵遽去。孟俊復取之

復取。復取。遣陳德誠戍泰州。孟俊進攻揚州。屯于蜀岡。韓令坤棄揚

州走。蜀岡在揚州城西。揚州城在蜀岡東南。城之東南北皆平地。溝澮交貫。惟蜀岡諸山西。接廬壽。凡北兵南寇揚州。率循山而來。據高為壘。以臨之。今陸孟俊據

蜀岡。以斷周兵援路。故韓令坤懼而走。帝遣張永德將兵救之。令坤復入揚州。援兵至。故復入揚州。

帝又遣

太祖皇帝將兵屯六合。六合縣屬揚州。在州西北一百三十里。劉昫曰。六合漢臨淮郡之堂邑縣。晉置秦郡。北齊置秦州。隋置方

州。後廢。唐武德初。置六合縣。

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宋史太
祖紀折

太祖皇帝令曰揚州兵有過六合者折其足自揚州西北歸須過六合故云然折而設翻

令坤始有固守之志帝自至壽春以來命諸軍晝夜攻城久不

克會大雨營中水深數尺深式攻具及士卒失亡頗多時周兵以

自淝河中流擊壽春城又東巨竹數十萬竿上施板屋號曰竹龍載甲士以攻之會淝水暴漲激舟竹龍皆漂向南岸為唐兵所焚

德明失期不至李德明歸至乃議旋師或勸帝東幸濠州金陵被誅李

壽州已破從之己巳帝自壽春循淮而東乙亥至濠州九域志壽

州三百韓令坤敗唐兵於城東此揚州城東擒陸孟俊初孟俊

之廢馬希萼立希崇也事見二百九十卷滅故舒州刺史楊昭暉

之族而取其財暉於粉翻薛史曰楊昭暉長沙人父諡事馬殷為節度行軍司

連威里積財貨建大第二子為牙內都將少長豪富任氣凌下士大夫惡之長沙楊

氏有女美獻於希崇令坤入揚州希崇以楊氏遺令坤令坤嬖

之遺唯季翻嬖卑義翻既獲孟俊將械送帝所楊氏在簾下忽撫

膺慟哭令坤驚問之對曰孟俊昔在潭州殺妾家二百口今日

見之請復其寃令坤乃殺之史言人不可妄殺唐齊王景達將

兵二萬自瓜步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諸將欲擊之

太祖皇帝曰彼設柵自固懼我也今吾眾不滿二千若往擊之

則彼見吾眾寡矣不如俟其來而擊之破之必矣居數日唐出

兵趣六合趣七

太祖皇帝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近其餘眾尚萬餘走度

江爭舟溺死者甚眾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士卒有不致

力者

太祖皇帝陽為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徧閱其皮笠有劍跡

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先是唐主聞揚州失

守命四旁發兵取之先悉己卯韓令坤奏敗揚州兵萬餘人於

灣頭堰九域志揚州江都縣有灣頭鎮在獲漣州刺史秦進崇唐蓋

州於漣水縣九域志漣張永德奏敗泗州萬餘人於曲溪堰曲溪在盱

水西南至楚州六十里

盱眙

十里按招信圖經曲

丙戌以宜徽南院使向訓為淮南節度使兼

沿江招討使。渦口奏新作浮梁成。丁亥帝自濠州如渦口。

渦口水

入淮之口。郡縣志。渦口城東。南至濠州九十里。渦音戈。帝銳於進取。欲自至揚州。范質等以兵疲

食少泣諫而止。又嘗怒翰林學士竇儀欲殺之。范質入救之。帝

望見識其意即起避之。質趨前伏地叩頭諫曰。儀罪不至死。臣

為宰相致陛下枉殺近臣。罪皆在臣。繼之以泣。帝意解乃釋之。

北漢葬神武帝於交城北山。

隋分晉陽縣置交城縣取縣西北古交城為名初治交山唐天授元年移治却波村

九域志在陽曲縣西南一百里。宋白曰大通監本古交城之。五月

壬辰朔以渦口為鎮淮軍。丙申唐永安節度使陳誨敗福州

兵於南臺江。

今福州南九里有釣龍臺山臨江南臺江當即是此地薛史地理志福州福州唐縣晉天福初改為南臺縣蓋以江名縣也後復舊

俘斬千餘級。唐主更命永安曰忠義軍。置永安軍更工衡翻。誨德

誠之父也。戊戌帝留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圍壽州。

自渦口北歸。乙卯至大梁。

自渦口至大梁七百四十里 六月壬申赦淮南諸

州繫囚。除李氏非理賦役事有不便於民者委長吏以聞。

長知兩翻

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彰信節度使李繼勳營於壽州城南。唐

劉仁贍伺繼勳無備同相吏翻出兵擊之。殺士卒數百人。焚其攻具。

唐駕部員外郎朱元因奏事論用兵方略。唐主以為能命將

兵。復江北諸州。將即亮翻下同 秋七月辛卯朔以周行逢為武平節

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行逢既兼總湖湘乃矯前人之弊。

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橫賦。橫戶孟翻下驕橫同馬氏自希範以來始加賦於境內 貪吏猾民為

民害者皆去之。去羌呂翻 擇廉平吏為刺史縣令。朗州民夷雜居。劉

言王逵舊將多驕橫。行逢壹以法治之。無所寬假。眾怨對且懼

治直之翻。有大將與其黨十餘人謀作亂。行逢知之。大會諸將於

座中擒之。數曰。吾惡衣糲食充實府庫。正為汝曹。數所具翻責數也糲盧達翻為

何負而反。今日之會與汝訣也。立梟殺之。座上股栗。行逢

曰。諸君無罪。皆宜自安。樂飲而罷。梟則瓜翻樂音洛 行逢多計數善發

隱伏將卒有謀亂及叛亡者行逢必先覺擒殺之所部凜然然性猜忍常散遣人密調諸州事詞古永翻又翻正翻其之邵州者無事可

復命但言刺史劉光委多宴飲行逢曰光委數聚飲數所欲謀我邪即召還殺之親衛指揮使衡州刺史張文表恐獲罪求歸

治所求解兵柄歸衡州也行逢許之文表歲時饋獻甚厚及謹事左右由是得免其後行逢臨卒謂其子保權曰吾起隴畝為國兵同時十人皆誅張文表獨存是時王逵張傲何敬真朱全琇潘叔嗣皆已死唯蒲公益宇文瓊彭

萬和與文表史不言其有它此三人者必又相繼為行逢所殺而文表獨免也行逢死則文表叛矣行逢妻鄧國夫人鄧氏志云路振九國陋而剛決善治生治直嘗諫行逢用法太嚴人無親

附者行逢怒曰汝婦人何知鄧氏不悅因請之村墅視田園遂不復歸府舍之往也暨承與翻復扶行逢屢遣人迎之不至一旦自

帥僮僕來輸稅帥讀曰率輸春遇翻下同行逢就見之曰吾為節度使夫人何自苦如此鄧氏曰稅官物也公為節度使不先輸稅何以率

下且獨不記為里正代人輸稅以免楚撻時邪行逢欲與之歸不可不肯歸府舍也曰公誅殺太過常恐一旦有變村墅易為逃匿耳

易以行逢慙怒其僚屬曰夫人言直公宜納之行逢塔唐德求補吏行逢曰汝才不堪為吏吾今私汝則可矣汝居官無狀吾

不敢以法貸汝則親戚之恩絕矣與之耕牛農具而遣之行逢少時嘗坐事黥隸辰州銅阨少詩照翻隸其京翻唐文宗之世天下銅阨五十辰州不在其數辰州銅阨蓋馬氏所置

也或說行逢公面有文恐為朝廷使者所嗤說式芮翻嗤丑之翻請以藥滅之行逢曰吾聞漢有黥布不害為英雄吾何恥焉黥布事見八卷秦二世二

年自劉言王逵以來屢舉兵將吏積功及所羈縻蠻夷檢校官至三公者以千數羈縻蠻夷謂溪峒諸蠻夷前天策府學士徐仲雅自馬希廣

之廢杜門不出馬希廣廢事見二百八十九卷漢乾祐三年行逢慕之署節度判官仲雅曰行逢昔趨事我奈何為之慕吏辭疾不至行逢迫脅固召

之面授文牒終辭不取行逢怒放之邵州既而召還會行逢生日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仲雅曰自吾兼鎮三府三府

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後周紀四 八

東晉書 略作鄧 新史楚 世家作 盤三楚 新錄及 宋史湖 南世家 作潘

武平武安靜 江軍府也 四鄰亦畏我乎 仲雅曰 侍中境內 周行逢加侍中 故徐仲雅稱之 彌天

太保 徧地司空 四鄰那得不畏 行逢復放之 邵州 復扶 竟不能

屈 有僧仁及 為行逢所信任 軍府事皆預之 亦加檢校司空 娶

數妻 出入導從如王公 用翻 辛亥 宣懿皇后符氏殂 唐將

朱元取舒州 刺史郭令圖 棄城走 李平取蘄州 唐主以元為舒

州團練使 平為蘄州刺史 元又取和州 朱元李平皆李守貞所遣求救 於唐者也 事見二百八十八卷

漢乾祐 初唐人以茶鹽強民而徵其粟帛 謂之博徵 強其兩翻 博 徵其粟帛 而

又與營田於淮南 民甚苦之 及周師至 爭奉牛酒迎

勞 勞力 而將帥不之恤 類翻 專事俘掠 視民如土芥 民皆失望

相聚山澤 立堡壁 自固 操農器為兵 刀翻 積紙為甲 時人謂之

白甲軍 周兵討之 屢為所敗 敗翻 先所得唐諸州 多復為唐有

唐之援兵營於紫金山 紫金山在壽春南 與壽春城中烽火相應

淮南節度使向訓 奏請以廣陵之兵 併力攻壽春 俟克城 更圖

進取 詔許之 訓封府庫 以授揚州主者 命揚州牙將 分部按行

城中 秋毫無犯 分扶問翻 楊州民感悅 軍還 或負糗糒 以送之

糗去久翻 熬米麥為 之糗 平秘翻 乾飯也 滁州守將 亦棄城去 皆引兵趣壽春 唐諸將 請

據險以邀周師 宋齊丘曰 如此則怨益深 乃命諸將 各自保守

毋得擅出擊周兵 由是壽春之圍益急 齊王景達軍于濠州 遙

為壽州聲援 軍政皆出於陳覺 景達署紙尾而已 擁兵五萬 無

決戰意 嗚呼 比年襄陽之陷 將吏畏覺 無敢言者 八月 戊辰 端

明殿學士王朴 司天少監王處訥 撰顯德欽天曆 上之 初王處訥 私造明玄

曆 于家 因唐世所行崇玄曆 而明之也 帝以王朴通於曆數 乃詔朴撰定 以步 日步月

步星步 發缺為四篇 合為曆經 併著顯德三年七政細行曆一卷 以為欽天曆

詔 自來歲行之 殿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張永德 屯下蔡

唐將林仁肇 以水陸軍援壽春 永德與之戰 仁肇以船實薪芻

因風縱火 欲焚下蔡 浮梁 俄而風回 唐兵敗退 永德為鐵綆千

餘尺 經苦 距浮梁十餘步 橫絕淮流 繫以巨木 由是唐兵不

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後周紀四

如下本 以有本 敵則德 易解於 十三解 事本目 異本末 同本末

下本 有本 本末 同

能近近其九月丙午以端明殿學士左散騎常侍權知開封

府事王朴為戶部侍郎充樞密副使冬十月癸酉李重進奏

唐人寇盛唐鐵騎都指揮使王彥昇等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

彥昇蜀人也丙子上謂侍臣近朝徵歛穀帛多不俟收穫紡

績之畢侍臣之下有曰字文意乃足近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

秋稅以十月起徵五代會要曰二稅起徵者以月一日民間便之山南東道節度

使守太尉兼中書令安審琦鎮襄州十餘年漢天福十二年安審琦鎮襄陽至是十年矣

至是入朝除守太師遣還鎮既行上問宰相卿曹送之乎對曰

送至城南審琦深感聖恩五代以來方鎮入朝者或留不遣或易置之今加官遣還鎮故感恩上曰近朝

多不以誠信待諸侯諸侯雖有欲効忠節者其道無由王者但

能毋失其信何患諸侯不歸心哉壬午張永德奏敗唐兵于

下蔡敗補是時唐復以水軍攻永德復扶永德夜令善游者沒

其船下糜以鐵鎖縱兵擊之船不得進退溺死者甚眾永德解

金帶以賞善游者甲申以

太祖皇帝為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定國軍即同州匡國軍也太祖登極避御名始

改為定國軍史亦因以後所改軍號書之

太祖皇帝表渭州軍事判官趙普為節度推官張永德與李

重進不相悅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帝不之信時二將各擁重

兵眾心憂恐重進一日單騎詣永德營李重進時在壽州城下張永德營下禁從容宴

飲謂永德曰吾與公幸以肺附俱為將帥從千容下同李重進太祖之甥張永德太祖之婿故云

然奚相疑若此之深邪永德意乃解眾心亦安唐主聞之以蠟

丸遺重進誘以厚利其書皆謗毀及反間之語遺唯季翻誘以久翻問古其翻重

進奏之初唐使者孫晟鍾謨從帝至大梁帝待之甚厚每朝會

班於中書省官之後時召見飲以醇酒飲於問以唐事晟但言

唐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蠟書帝大怒召晟責

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已問以唐虛實默不對十一

異本丸作新事本目死國本丸

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後周紀四

月乙巳。帝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侍衛親軍分左右軍各

更以帝意問之。翰與之飲。酒數行。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乃謂

曰。有敕。賜相公死。以唐所授官稱之。晟神色怡然。索袍笏。整衣冠。南向

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索山客翻。孫晟可謂盡節於所事矣。并從者百餘人。皆

殺之。從才用翻。貶鍾謨。耀州司馬。既而帝憐晟忠節。悔殺之。召謨。拜

衛尉少卿。帝召華山隱士真源陳搏。真源漢古縣。隋為谷陽縣。唐高

改為真源縣。職初元年。改為仙源縣。神龍元年。復曰真源。屬亳州。宋問以飛升黃

白之術。飛升者。謂羽化而升仙實。白者。謂煉白金為黃金。對曰。陛下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

務。安用此為。戊申。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治直之翻。長知兩翻。

十二月壬申。以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後唐以來。車駕行幸及出征。則置大內都點檢之官。後周遷

勇之士。充殿前諸班。始置殿前都點檢。於都指揮使之上。分命中使發陳蔡

宋毫。領兗曹單等州丁夫。城下蔡。單音善。是歲。唐主詔淮南營

田害民尤甚者。罷之。遣兵部郎中陳處堯。持重幣。浮海詣契丹。

乞兵。處昌呂翻。考異曰。十國紀年。作兵部郎中段處堯。今從晉陽開見錄。契丹不能為之出兵。偽子而

留處堯不遣。處堯剛直。有口辯。久之。忿對。數面責契丹主。類直

數所。契丹主亦不之罪也。蜀陵榮州獠反。宋白曰。晉太元中。益州

漢武陽縣之東境。周閔帝元年。於此置陵州。因陵井為名。榮州。古夜郎國。漢開為南安

縣。地蕭齊於此置南安郡。隋廢郡。以其地屬資陽郡。唐武德初。割資州之大牢。威遠二

縣。置榮州。取境有崇德山為名。獠魯皓翻。弓箭軍使趙季文。討平之。職官分紀曰。唐有內弓

吳越王弘俶。括境內民兵。勞擾頗多。判明州錢弘億。手疏切諫。

罷之。

四年春正月己丑朔。北漢大赦。改元天會。以翰林學士衛融為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內客省使段恒為樞密使。恒戶登翻。宰相屢

請立皇子為王。上曰。諸子皆幼。上諸子宗訓。是為恭帝。次熙讓。熙讓。熙誨。且功臣之子。

皆未加恩。而獨先朕子。能自安乎。周兵圍壽春。連年未下。年前

十一月。周兵始攻壽州。城中食盡。齊王景達自濠州。遣應援使永安節度使

許文稹。都軍使邊鎬。北面招討使朱元。將兵數萬。沂淮救之。軍

...

綱目作... 本末... 本末... 本末...

本紀... 充... 紀... 未... 有...

錦里... 錦... 錦... 錦... 錦...

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後周紀四

於紫金山列十餘寨如連珠與城中烽火晨夕相應又築甬道抵壽春甬余欲運糧以饋之綿亘數十里將及壽春李重進邀

擊大破之死者五千人奪其二寨丁未重進以聞戊申詔以來

月幸淮上劉仁贍請以邊鎬守城自帥眾決戰帥讀齊王景達

不許仁贍憤邑成疾其幼子崇諫夜泛舟度淮北為小校所執

按戶教翻仁贍命腰斬之左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以

救之仁贍不許廷構復使求救於夫人復扶又翻夫人曰妾於

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為

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趣讀

將士皆感泣議者以唐援兵尚彊多請罷兵帝疑之李穀寢疾

在第二月丙寅帝使范質王溥就與之謀穀上疏以為壽春危

困破在旦夕若鑾駕親征則將士爭奮援兵震恐城中知亡必

可下矣上悅庚午詔有司更造祭器祭玉等命國子博士聶

南唐近
事即作
義公上
有令字

崇義討論制度為之圖

祭器樽彝簠簋豆之屬也祭玉著璧禮天璜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

方也時禮官博士準詔議祭器祭玉制度國子祭酒尹拙引崔靈恩三禮義宗云著璧

所以禮天其長十有二寸蓋法天之十二時又引江都集白虎通諸書所說云璧皆外

圓內方又云黃琮所以禮地其長十寸以法地之數其琮外方內圓八角而有好國子

博士聶崇義以為璧內外皆圓其徑九寸按阮氏鄭玄圖皆云九寸周禮玉人職又有

九寸之璧及引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郭璞注云好

孔也肉邊也而不載尺寸之數崇義又引冬官玉人云璧好三寸爾雅云肉倍好謂之

璧蓋兩邊肉各三寸通好共九寸則其璧九寸明矣崇義又云黃琮八方以象地每角

各刻出一寸六分共長八寸厚一寸按周禮圖及阮氏圖並無好又引冬官玉人云琮

八角而無好崇義又云琮圭璧並是禮天地之器而爾雅唯言璧環瑗三者有好其

餘琮瑗諸器並不言之則黃琮八角而無好明矣時太常卿田敏已下以崇義援引周

禮正文為是乃從之更工衡翻聶尼輒翻甲戌以王朴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以

三司使張美為大內都巡檢以侍衛都虞候韓通為京城內外

都巡檢乙亥帝發大梁先是周與唐戰先悉唐水軍銳敏周人

無以敵之帝每以為恨返自壽春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

數百艘艦戶黠翻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

縱子容翻殆勝唐兵至是命右驍衛大將軍王環將水軍數千自閔

河沿潁入淮丁度曰閔河本曰琵琶溝今名蔡河潁潁河也注詳見後卷蔡河下

今按蔡河自東京戴樓門入京城出宣化水門投東南下經陳州至

蔡口入潁河。潁河自嵩山發源。由潁昌至鹿邑界。過蔡河口。與蔡河合流。經順昌府潁上縣。至西正陽入淮河。唐人見之大驚。乙酉。

帝至下蔡。三月己丑夜。帝度淮。抵壽春城下。庚寅旦。躬擐甲胄。

擐音宦。軍於紫金山南。命

太祖皇帝擊唐先鋒寨。及山北一寨。皆破之。斬獲三千餘級。斷

其甬道。斷音短。由是唐兵首尾不能相救。至暮。帝分兵守諸寨。還

下蔡。唐朱元恃功。頗違元帥節度。朱元恃其復舒和之功也。陳覺與元有隙。

屢表元反覆。不可將兵。唐主以武昌節度使楊守忠代之。守忠

至濠州。覺以齊王景達之命。召元至濠州計事。將奪其兵。元聞

之憤怒。欲自殺。門下客宋瑄說元曰。大丈夫何往不富貴。何必

為妻子死乎。瑄其冀翻。說式芮翻。為子偽翻。辛卯夜。元與先鋒壕寨使朱仁裕等。

舉寨萬餘人降。裨將時厚卿不從。元殺之。帝慮其餘眾。沿流東

潰。遣命虎捷左廂都指揮使趙晁。五代會要。廣順元年。改侍衛馬軍曰龍捷。左右軍。步軍曰虎捷。左右軍。晁直遙。

將水軍數千。沿淮而下。壬辰旦。帝軍于趙步。趙步在淮河北岸。水濱。

為道。以上下謂之步。趙步。以趙氏居其地而得名。今自壽春花縣鎮。沿淮。東下。百餘里。得趙步灘。又東。逕梁城。灘北。齊梁控扼之地也。淮水中有梁城灘。又東二十五里。至洛

口。諸將擊唐紫金山寨。大破之。殺獲萬餘人。擒許文稹。邊鎬。楊

守忠。餘眾果沿淮東走。帝自趙步。將騎數百。循北岸追之。諸將

以步騎循南岸追之。水軍自中流而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殆

四萬人。獲船艦糧仗。以十萬數。晡時。帝馳至荆山洪。荆山在濠州鍾離縣西八

十三里。即梁武帝築堰之地。今懷遠軍正治荆山。距趙步二百餘里。是夜。宿鎮淮軍。鎮淮軍時置於渦口。

突西。從官始至。從才用翻。劉仁贍聞援兵敗。扼吭歎息。吭苦郎翻。甲午。發

近縣丁夫。城鎮淮軍。為二城。夾淮水。徙下蔡浮梁於其間。扼濠

壽應援之路。會淮水漲。唐濠州都監彭城郭廷謂。以水軍泝淮。

欲掩不備。焚浮梁。右龍武統軍趙匡贊。覘知之。覘丑廉翻。又丑艷翻。伏兵

邀擊破之。唐齊王景達及陳覺。皆自濠州奔歸金陵。惟靜江

指揮使陳德誠。全軍而還。陳德誠。誨之子也。還從宣翻。又如字。戊戌。以淮南節度使

向訓為武寧節度使。淮南道行營都監。將兵戍鎮淮軍。己亥。上

紀事本末。夫千下。有數字。本同。

本紀元。等降在。昨夜。江原。野。

自鎮淮軍。復如下蔡。庚子。賜劉仁贍詔。使自擇禍福。唐主議。自督諸將拒周。中書舍人喬匡舜。上疏切諫。唐主以為沮眾。流撫州。沮在唐主問神衛統軍朱匡業。劉存忠。以守禦方略。匡業誦羅隱詩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存忠以匡業言為然。唐主怒。貶匡業撫州副使。流存忠於饒州。既而竟不敢自行。甲辰。帝耀兵于壽春城北。唐清淮節度使兼侍中劉仁贍。病甚。不知人。丙午。監軍使周廷構。營田副使孫羽等。作仁贍表。遣使奉之來降。丁未。帝賜仁贍詔。遣閤門使萬年張保續。入城宣諭。仁贍子崇讓。復出謝罪。戊申。帝大陳甲兵。受降於壽春城北。廷構等。昇仁贍出城。昇音余。又仁贍臥不能起。帝慰勞賜資。勞力到翻

復令入城養疾而復扶又翻。考異曰。實錄時仁贍臥疾已亟。遂翻然納款。法令嚴肅。故能以一城之衆。連年拒守。逮其來降。而其下無敢竊議者。斯亦一時之名將也。歐陽史。三月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為仁贍書。以城降。世宗命昇仁贍至帳前。嗟嘆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入城。養疾。是乃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此。予之有伐。得爾為多。乃拜仁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命。而卒。世宗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讓為懷州刺史。李景訓。仁贍卒。亦贈太師。又曰。仁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今周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為也。當世宗時。王環為蜀守。秦州攻之。久之不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止以為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今從之。

庚戌。徙壽州治下蔡。壽州宋升為壽春府。至今治下蔡縣。而壽春故縣。自為縣。在淮水之南。西北距下蔡二十五里。高宗南渡。復於壽州舊治。壽春縣建安豐軍。以為控扼之地。蓋地險所在。通古今不能易也。宋白曰。下蔡古之蔡國。吳之州來。左傳。蔡成公遷于州來。謂之下蔡。是也。漢為下蔡縣。梁於碭石山。築城以拒魏。即今縣城也。赦州境死罪以下。州民受唐文書。聚山林者。並召令復業。勿問罪。有嘗為其殺傷者。毋得讎訟。晷日政令。有不便於民者。令本州條奏。辛亥。以劉仁贍為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制辭略曰。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堪比。朕之伐叛。得爾為多。是日卒。追賜爵彭城郡王。唐主聞之。亦贈太師。帝復以清淮軍為忠正軍。

楊氏以壽州置忠正軍。後改清淮軍。今復為忠正軍。以旌劉仁贍之節。按薛史。唐明宗天成二年。詔昇壽州為忠正軍。長興二年。閏五月己丑。升廬州為昭順軍。八月癸酉。升州為昭信軍。宋白續通典曰。壽州後唐天成元年。升為順化軍。節度。今並存之。以俟博考。以旌仁贍之節。以右羽林統軍楊信為忠正節度使。同平章事。前許州司馬韓倫。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令坤之父也。令坤領

鎮安節度使。倫居于陳州。陳州鎮安軍治所干預政事。貪汚不法。為公

私患。為人所訟。令坤屢為之泣請。屢為于偽翻癸丑。詔免倫死。流沙

門島。登州蓬萊縣有沙門島。置沙門寨倫後得赦。還居洛陽。與光祿卿致仕柴守

禮。及當時將相王溥。王晏。王彥超之父。游處。恃勢恣橫。洛陽人

畏之。謂之十阿父。處昌呂翻。下處之同。橫戶孟翻。阿烏高翻帝既為太祖嗣。人無敢言

守禮子者。但以元舅處之。優其俸給。未嘗至大梁。嘗以小忿殺

人。有司不敢詰。詰去吉翻帝知而不問。詔開壽州倉。振飢民。丙辰。

帝北還。還從宣翻夏四月己巳。至大梁。詔修永福殿。命宦官孫延

希董其役。丁丑。帝至其所。見役徒有削梯為匕。瓦中噉飯者。梯方

廢翻。木札也。匕。卑履翻。噉。徒濫翻。大怒。斬延希於市。帝之克秦鳳也。事見上卷二年以

蜀兵數千人為懷恩軍。乙亥。遣懷恩指揮使蕭知遠等將士八

百餘人西還。既以示中國威德。又欲使之言已克平淮南數千里之地。以恐動蜀人。壬午。李穀扶疾入

見。見賢。帝命不拜。坐於御坐之側。御坐徂。穀懇辭祿位。不許。

甲申。分江南降卒為六軍。三十指揮。號懷德軍。乙酉。詔。疏汴

水。北入五丈河。河自都城歷曹濟及鄆。其廣五丈。舊名五丈河。宋開寶六年。詔改名廣濟河。薛史曰。浚五丈河。東流於定陶。入于濟。以通齊魯

路。由是齊魯舟楫。皆達於大梁。五月。丁酉。以

太祖皇帝領義成節度使。詔以律令文古難知。格敕煩雜不

壹。命御史知雜事張湜等。唐制。御史臺有侍御史六人。以久次者一人知雜事。謂之雜端。杜佑通典曰。知雜事謂之南床。殿中

監察不得坐。凡侍御史之例。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謂之南床。百官察其行止出入。揖讓去就。殿中以下。皆察而隨之。湜丞職翻。訓釋詳定。為

刑統。刑統一書。終宋之世行之唐郭廷謂將水軍。斷渦口浮梁。又襲敗武寧

節度使武行德于定遠。斷音短。敗補邁翻行德僅以身免。唐主以廷謂為

滁州團練使。充上淮水陸應援使。上淮謂淮水之上游也蜀人多言。左右

衛聖馬步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廷珪。為將敗覆

敗覆謂敗軍而秦鳳皆成四州之地覆沒不應復典兵。應於陵翻。不應猶言不當也。復扶又翻廷珪亦自請罷

去。六月乙丑。蜀主加廷珪檢校太尉。罷軍職。李太后以典兵者

多非其人。謂蜀主曰。吾昔見莊宗跨河與梁戰。及先帝在太原。

趙金卷一百九十三 後周紀四

平一蜀諸將非有大功無得典兵故士卒畏服李太后本唐莊宗後宮莊宗以賜蜀高祖

故能言二今王昭遠出於厮養王昭遠成都人年十三事東郭禪師智謹為童子蜀高祖嘗飯僧於府昭遠執巾履隨智謹以

乳臭子按路振九國志趙崇韜者廷隱之子素不習兵徒以舊恩寘於人上平時誰敢

言者一旦疆場有事安能禦大敵乎以吾觀之惟高彥儔太原

舊人終不負汝自餘無足任者蜀主不能從及孟氏之亡僅高彥儔一人能以死殉國至蜀主之

節如此丈夫多有愧焉者死其母亦不食而卒婦人志丁丑以前華州刺史王祚為潁州團練

使祚溥之父也溥為宰相祚有賓客溥常朝服侍立華戶化翻朝直遙翻客

坐不安席祚曰狔犬不足為起狔與豚同足為子偽翻秋七月丁亥上治

定遠軍及壽春城南之敗定遠縣名屬濠州軍字衍定遠之敗見五月壽春城南之敗見去年六月以武寧

節度使兼中書令武行德為左衛上將軍河陽節度使李繼勳

為右衛大將軍北漢主初立七廟北漢主自以承高祖隱帝之後與借竊者不同然地狹國貧日困於

九表辭位八月乙亥罷守本官令每月肩輿一詣便殿議政事

以樞密副使戶部侍郎王朴檢校太保充樞密使懷恩軍

至成都是年四月遣懷恩軍西還今方至成都蜀主遣梓州別駕胡立等八十人東

還胡立為蜀所禽見上卷二年還從宣翻且致書為謝請通好好呼到翻癸未立等至大

梁帝以蜀主抗禮不之荅蜀主聞之怒曰朕為天子郊祀天地

時爾獨作賊何敢如是九月中書舍人竇儼上疏請令有司

討論古今禮儀作大周通禮考正鍾律作大周正樂又以為為

政之本莫大擇人擇人之重莫先宰相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

始為輔弼即兼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則以趨競為心

既得之也則以容默為事但思解密勿之務守崇重之官逍遙

林亭保安宗族乞令即日宰相於南宮三品兩省給舍以上各

舉所知即日宰相謂見在相位者南宮謂尚書省也三品謂六部尚書也兩省謂中書門下省也給舍謂給事中中書舍人也若陛下

素知其賢自可登庸庸用也若其未也且令以本官權知政事莽

全唐無即相二字

案文莫先於下

蜀高祖六月周歸晉秦鳳之存案日錄矣未晦

通鑑卷二百九十三 後周紀四

歲之間。察其職業。若果能堪稱。堪稱。堪其任。稱其職也。稱尺證。翻。下不稱同。其官已高。則

除平章事。未高。則稍更遷官。權知如故。若有不稱。則罷其政事。

責其舉者。又班行之中。行戶。剛翻。有員無職者。大半。如諸衛將軍。東宮官。屬內諸使之類。

乞量其才器。量音。良。授以外任。試之於事。還以舊官登叙。考其治

狀。治直。吏翻。能者進之。否者黜之。又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

賞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為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

此。則盜不能聚矣。言或親戚相與為盜。其中有能自首者。則赦之。其徒侶則論其罪也。首式又翻。又新鄭鄉村。

團為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為盜。累其一村。將即亮。翻。下同。累力瑞。翻。一戶被盜。

罪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

者。由是鄰縣充斥。而一境獨清。充斥。獨清。皆言盜也。請令它縣。皆效之。亦

止盜之一術也。又累朝已來。屢下詔書。聽民多種廣耕。止輸舊

稅。朝直。遙翻。輸。春。遇。翻。及其既種。則有司履畝而增之。故民皆疑懼。而田

不加闢。夫為政之先。莫如敦信。信苟著矣。則田無不廣。田廣則

穀多。穀多則藏之民。猶藏之官也。又言。陛下南征江淮。一舉而

得八州。八州。謂光黃舒蕲。和揚滁泰。皆取之。再駕而平壽春。事見上。三月。威靈所加。前無

疆敵。今以眾擊寡。以治伐亂。勢無不克。治直。吏翻。但行之貴速。則彼

民免俘馘之災。此民息轉輸之困矣。帝覽而善之。儼儀之弟也。

冬。十月。戊午。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

閑吏理。達於教化等科。此所謂制舉也。時詔應天下諸色人。中不限前資。見

舉人式例。差官考試。解送尚書。吏部仍量試策論。三道。共三千字。已上。當日取

文理俱優。人物爽秀。方得解送。取來年十月。集上都。其登朝官。亦許上表自舉。癸

亥。北漢麟州刺史楊重訓。舉城降。太祖廣順二年。楊重訓以麟州歸款。中間必又附北漢也。以為

麟州防禦使。己巳。以王朴為東京留守。聽以便宜從事。以三

司使張美充大內都點檢。壬申。帝發大梁。十一月。丙戌。至鎮淮

軍。是夜。五鼓濟淮。丁亥。至濠州城西。濠州東北十八里有灘。唐

人柵於其上。環水自固。環音。謂周兵必不能涉。戊子。帝自攻之。

命內殿直康保裔帥甲士數百。乘橐駝。涉水。帥讀曰。率下同。

太祖皇帝帥騎兵繼之。遂拔之。李重進破濠州南關城。癸巳。帝自攻濠州。王審琦拔其水寨。唐人屯戰船數百於城北。植巨木於淮水。以限周兵。帝命水軍攻之。拔其木。焚戰船七十餘艘。

遭翻斬首二千餘級。又攻拔其羊馬城。城中震恐。丙申夜。唐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上表言。臣家在江南。今若遽降。恐為唐所種。

種章族。請先遣使詣金陵稟命。然後出降。帝許之。辛丑。帝聞唐有戰船數百艘。在渙水東。

渙水逕宿亳之間。東南至嶼石山西而南入淮。欲救濠州。自將兵。夜發水陸擊之。癸卯。大破唐兵於洞口。

今濠州東九十里。有浮山。山下有穴。名浮山洞。夏潦不能及。而冬不加高。故人疑其山為浮。洞口竊意即浮山洞口。斬首五千餘級。降卒二千餘人。因鼓行而東。所至皆下。乙巳。至泗州城下。

太祖皇帝先攻其南。因焚城門。破水寨。及月城。

月城者。臨水築城。兩頭抱水。形如却月。帝居于月城樓。督將士攻城。北漢主自即位以來。

顯德元年冬十一月。北漢主即位。方安集境內。未遑外略。是月。契丹遣其大同節度使侍中

崔勳。將兵來會北漢。欲同入寇。北漢主遣其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存瓌。將兵會之。南侵潞州。至其城下而還。

忠武軍許州屬周李存瓌遙領耳。遠從宣。翻。又如字。北漢主知契丹不足恃。而不敢遽與之絕。贈送勳甚厚。猶欲倚之。以為聲援。

十二月。乙卯。唐泗州守將范再遇。舉城降。以再遇為宿州團練使。上自至泗州城下。禁軍中芻蕘者。毋得犯民田。

蕘。如。民皆感悅。爭獻芻粟。既克泗州。無一卒敢擅入城者。帝聞唐戰船數百艘泊洞口。遣騎調之。唐兵退保清口。

詞古永翻。又翻。正翻。清口即清河口也。戊午。上自將親軍。自淮北進。命太祖皇帝將步騎。自淮南進。諸將以水軍。自中流進。共追唐兵。

時淮濱久無行人。葭葦如織。多泥淖溝塹。

淖。奴。教。翻。塹。七。艷。翻。士卒乘勝氣。芟涉爭進。皆忘其勞。

芟。蒲。撥。翻。草。行。為。芟。水。行。為。涉。庚申。追及唐兵。且戰且行。金鼓聲聞數十里。

開音辛酉。至楚州西北。大破之。

九域志。泗州。西至濠州。一百七十五里。東北至楚州。一百二十里。唐兵有沿淮東下者。帝自追之。

通鑑卷一百九十三

後魏紀四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太祖皇帝為前鋒。行六十里。擒其保義節度使濠泗楚海都應

保義軍陝州屬周。陳承昭遙領耳。

沈持林翻

三百餘艘。士卒殺溺之餘。得七千餘人。唐之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郭廷謂使者自金陵還。知唐不能救。命錄事

還從宣翻。又如字。

參軍鄆陽李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廷謂以兵臨之。延鄒擲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為叛臣作降表。廷謂斬

為于偽翻。史言李延鄒忠壯。

之。舉濠州降。得兵萬人。糧數萬斛。唐主賞李延鄒之子以官。壬戌。帝濟淮。至楚州。營于城西北。乙丑。唐雄武軍使知漣水縣事

本紀云壬戌降云庚申

崔萬迪降。丙寅。以郭廷謂為亳州防禦使。戊辰。帝攻楚州。克其

月城。庚午。郭廷謂見於行宮。帝曰。朕南征以來。江南諸將

見賢遍翻

敗亡相繼。獨卿能斷渦口浮梁。破定遠寨。所以報國足

事見上五月

矣。濠州小城。使李璟自守。能守之乎。使將濠州兵。攻天長。帝遣鐵騎左廂都指揮使武守琦。將騎數百。趨揚州。至高郵。九

至江四十五里。後數日。周兵至。城中餘癘病十餘人而已。癘良中翻。癘病也。癸酉。

志高郵東南至揚州一百里。趨七喻翻。

九城志揚州南

守琦以聞。帝聞秦州無備。遣兵襲之。丁丑。拔秦州。南漢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盧膺卒。南漢主聞唐屢敗。憂形於色。遣使入

閉塞也。塞其道不得通也。

貢于周。為湖南所閉。乃治戰艦。修武備。既而縱酒酣

此所謂坐而待亡者也。又古語云。民主儉必死。南漢主將死之徵也。

飲。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唐使者陳處堯。在契丹。白契丹主。請南遊太原。北漢

去年唐主遣陳處堯如契丹乞師。

主厚禮之。留數日。北還。竟卒於契丹。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後周紀五 起著雍敦牂盡屠
維協洽凡二年

世宗睿文孝武皇帝下

顯德五年春正月乙酉廢匡國軍 唐末以同州
置匡國軍 唐改元中興。

丁亥右龍武將軍王漢璋奏克海州。己丑以侍衛馬軍都指

揮使韓令坤權揚州軍府事。上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

堰不得度 北神鎮在楚州城北五里吳王夫差溝通江淮後人於此立堰者以淮
水低溝水高防其洩也舟行度堰入淮今號為平水堰艦戶黯翻下同

欲鑿楚州西北鶴水以通其道 今楚州城西
老鶴河是也 遣使行視還言地形

不便計功甚多 行下孟翻還從
宣翻又如字 上自往視之授以規畫發楚州民

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于江 艘蘇
遭翻 唐人

大驚以為神。壬辰。拔靜海軍。始通吳越之路。先是唐於海陵之東境置靜海都鎮制置

院西至海陵二百七十五里。宋白曰。靜海軍本揚州狼山鎮地。南唐於狼山北立靜海制置院。周得之建靜海軍。尋升為通州。先是。帝遣左諫

議大夫長安尹日就等。使吳越。語之曰。卿今去雖汎海。比還。淮

南已平。當陸歸耳。自靜海軍東南至江口。於狼山之西度江登陸。抵福山鎮。則蘇州常熟縣界吳越之境也。先悉薦翻。語牛倨翻。比必利翻。

已而果然。甲辰。蜀右補闕章九齡。見蜀主。言政事不治。由奸

佞在朝。朝直遙翻蜀主問奸佞為誰。指李昊王昭遠以對。蜀主怒。以

九齡為毀斥大臣。貶維州錄事參軍。臨亂之君。各賢其臣。卒之亡蜀者。吳昭遠也。周兵

攻楚州。踰四旬。唐楚州防禦使張彥卿。固守不下。乙巳。帝自督

諸將攻之。宿於城下。丁未。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帥眾拒

戰。帥讀曰率矢刃皆盡。彥卿舉繩牀以鬪而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

一人降者。唐失淮南。死於城郭。封疆者猶有人焉。高保融遣指揮使魏璘。璘離將戰

船百艘。東下。會伐唐。至于鄂州。庚戌。蜀置永寧軍於果州。以

通州隸之。唐以天長為雒州。以建武軍使易文資為刺史。二

月。甲寅。文資舉城降。資於倫翻戊午。帝發楚州。丁卯。至揚州。命韓

令坤發丁夫萬餘。築故城之東南隅。為小城。以治之。今揚州大城是也。揚州古

城西據蜀岡。北包雷陂。治直之翻。乙亥。黃州刺史司超奏。與控鶴右廂都指揮使

王審琦。攻唐舒州。擒其刺史施仁望。丙子。建雄節度使真定

楊廷璋。奏。敗北漢兵於隰州城下。敗補邁翻時隰州刺史孫議暴卒。

廷璋謂都監閑廐使李謙溥曰。今大駕南征。澤州無守將。澤州當作隰州

河東必生心。若奏請待報。則孤城危矣。即牒謙溥。權隰州事。謙

溥至。則修守備。未幾。北漢兵果至。幾居豈翻諸將請速救之。廷璋曰。

隰州城堅將良。未易克也。將即亮翻。易以豉翻。北漢攻城久不下。廷璋度

其疲困無備。度徒洛翻潛與謙溥約。各募死士百餘。夜襲其營。九城志晉

州西北至隰州二百五十里。楊廷璋蓋潛軍而至。與隰州約表裏相應也。北漢兵驚潰。斬首千餘級。北漢兵

遂解去。三月。壬午朔。帝如秦州。丁亥。唐大赦。改元交泰。

唐太弟景遂。前後凡十表辭位。且言。今國危不能扶。請出就藩

舊史本
紀云丙
午此合
新史此
合

紀本
末高上
有判南
五箇使
字

本紀
文字

鎮。燕王弘冀。嫡長有軍功。弘冀唐主之嫡長子。軍功謂用柴克弘敗吳越兵。以解常州之圍也。事見上卷三年。長知兩翻。

宜為嗣。謹奏。上太弟寶冊。上時齊王景達亦以敗軍辭元帥。唐

主乃立景遂為晉王。加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洪州

大都督。太尉。尚書令。以景達為浙西道元帥。潤州大都督。景達

以浙西方用兵固辭。吳越之兵。雖於常州。敗退然猶遙應中國。改撫州大都督。立弘冀為

皇太子。參決庶政。弘冀為人猜忌嚴刻。景遂左右有未出東宮

者。立斥逐之。為弘冀毒殺。景遂張本。其弟安定公從嘉畏之。不敢預事。專以

經籍自娛。從嘉是為。後主煜。辛卯。上如迎鑾鎮。迎鑾鎮。本唐之白沙也。吳主楊

來見。因以白沙為迎鑾鎮。白沙之地。本屬江都。唐分江都置永貞縣。吳為迎鑾鎮。宋為真州。屢至江口。遣水軍擊唐兵

破之。上聞唐戰艦數百艘泊東沛州。將趣海口。扼蘇杭路。東沛

洲在通州東南大江中。元是海嶼。沙島之地。宋白曰。東沛

洲在通州東南。通海門縣界。沛音布。州當作洲。遣殿前都虞候慕容延

釗將步騎右神武統軍宋延渥將水軍循江而下。甲午。延釗奏

大破唐兵於東沛州。上遣李重進將兵趣廬州。唐末。揚行密自廬州

周師度淮。舒蕲黃先皆款附。獨廬未下。唐主聞上在江上。恐遂南度。又恥

降號稱藩。乃遣兵部侍郎陳覺奉表。考異曰。十國紀年。遣樞密使陳

命。蓋當時所假之官耳。今從之。請傳位於太子弘冀。使聽命於中國。

時淮南惟廬舒蕲黃未下。蕲黃丙申。覺至迎鑾。見周兵之盛。白

上。請遣人度江取表。獻四州之地。畫江為境。以求息兵。辭指甚

哀。上曰。朕本興師。止取江北。今爾主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復

又覺拜謝而退。丁酉。覺請遣其屬閤門承旨劉承遇。如金陵。上

賜唐主書。稱皇帝恭問江南國主。慰納之。戊戌。吳越奏遣上直

指揮使處州刺史邵可遷。秀州刺史路彥銖。以戰艦四百艘。士

卒萬七千人。屯通州南岸。周既克靜海軍。置通州。通州南岸。蘇州

復遣劉承遇。奉表稱唐國主。請獻江北四州。歲輸貢物數十萬。

於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縣六十。光壽廬舒蕲黃滁和濠庚子。上

賜唐主書。諭以緣江諸軍。及兩浙湖南荆南兵。並當罷歸。其廬

通鑑卷一百九十四

一本然作盡

本紀云乙未奏

本紀內全 唐文同 本紀內全 唐文同 字有全 唐文同 下有全 唐文同 內有全 唐文同 或須有 唐文同 往來已 唐文同 指北只 唐文同 岸就北 唐文同 胡氏乃 南引不 管岸不

通鑑卷之百九十四 後周紀五

蘄黃三道亦令斂兵近外謂周所遣進攻蘄黃之軍也近外謂近郊之外俟彼將士及家

屬就道可遣人召將校以城邑付之將即亮翻校戶教翻江中舟艦有須往

來者並令就北岸引之凡唐舟艦在北岸者皆許令引就南岸辛丑陳覺辭行又賜

唐主書諭以不必傳位於子壬寅上自迎鑾復如揚州癸卯詔

吳越荆南軍各歸本道賜錢弘倣犒軍帛三萬匹高保融一萬

匹吳越軍臨南沙荆南軍至鄂州各犒之使罷歸犒苦到翻甲辰置保信軍於廬州以右龍武統

軍趙匡贊為節度使丙午唐主遣馮延己獻銀絹錢茶穀共百

萬以犒軍銀兩絹匹錢貫茶斤穀石各以萬計其數共為百萬己酉命宋延渥將水軍三千泝

江巡警庚戌敕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故昇府節度使徐温等

墓並量給守戶削其僭諡存其故鎮昇府即金陵金陵唐之昇州故曰昇府其江南羣臣墓在江

北者亦委長吏以時檢校長知兩翻辛亥唐主遣其臨汝公徐遼代

己來上壽言奉酒上壽非聖節也帝生於九月二十四日上時掌翻是月浚汴口導河流達于

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通此即唐時運路也自江淮割據不通水路運糧今復浚之夏四月乙卯

帝自揚州北還還從宜翻新作太廟成庚申神主入廟太祖廣順三年作太

廟於大梁至是始成五代會要太祖廣順元年七月追尊高祖璟為睿和皇帝廟號信

祖曾祖諱為明憲皇帝廟號僖祖祖諱為翼順皇帝廟號義祖考簡為章肅皇帝廟號

祖慶幾居依翻辛酉夜錢唐城南火延及內城官府廬舍幾盡幾居依翻壬戌

旦火將及鎮國倉吳越王弘俶久疾自強出救火火止謂左右

曰吾疾因災而愈眾心稍安帝之南征也契丹乘虛入寇壬

申帝至大梁命張永德將兵備禦北邊五月辛巳朔日有食

之詔賞勞南征士卒及淮南新附之民勞力到翻辛卯以

太祖皇帝領忠武節度使徙安審琦為平盧節度使成德節度

使郭崇攻契丹束城拔之束城漢勃海郡之東州縣隋改曰束城唐屬瀛州宋熙寧六年省束城為鎮屬河間以報

其入寇也唐主避周諱更名景避周信祖諱也更工衡翻下令去帝號稱國

主凡天子儀制皆有降損去年號用周正朔去羌呂翻考異曰世宗實錄薛史顯德二年

乙卯十一月伐淮南唐之保大十三年也三年正月四年二月十月三年幸淮南五年戊午

三月江北平唐之交泰元年也而江南錄誤以保大十五年事合十四年十五年丁巳改

吳任臣 引唐餘 周顯其 周顯其 周顯其 周顯其 周顯其 周顯其 周顯其 周顯其 周顯其

本紀內全 唐文同 本紀內全 唐文同 字有全 唐文同 下有全 唐文同 內有全 唐文同 或須有 唐文同 往來已 唐文同 指北只 唐文同 岸就北 唐文同 胡氏乃 南引不 管岸不

辛亥

通鑑卷之百九十四

薛史 仍告于太廟。左僕射同平章事馮延巳罷為太子太傅。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嚴續罷為少傅。樞密使兵部侍郎陳覺罷守

本官。初馮延巳以取中原之策說唐主。由是有寵。延巳嘗笑烈

祖戢兵為齷齪。說式芮翻。戢則立翻。齷於角翻。齪救角翻。曰。安陸所喪。纔數千兵。為之輟

食。咨嗟者旬日。謂晉高祖天福五年。李承裕安州之敗也。事見二百八十二卷。喪息浪翻。為于偽翻。此田舍翁識量耳。

安足與成大事。豈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擊毬宴樂。無異平

日。真英主也。延巳與其黨談論。常以天下為己任。更相唱和。洛更工衡翻。和戶臥翻。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延巳等浮誕不可信。誕徒唐

主不聽。夢錫曰。奸言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及臣服於周。延

巳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為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常欲致君

堯舜。何意今日自為小朝邪。眾默然。朝直遙翻。自唐主內附。帝止因

其使者賜書。未嘗遣使至其國。己酉。始命太僕卿馮延魯。衛尉

少卿鍾謨。使于唐。二人者本唐舊臣。賜以御衣玉帶等。及犒軍帛十萬。

并今年欽天曆。犒苦到翻。是年正月。始行王朴所上欽天曆。劉承遇之還。自金陵也。見上

三月。還從宣。翻又如字。唐主使陳覺白帝。以江南無鹵田。海濱鹹鹵。可以煮鹽。鹵田今謂之鹹地。鹵郎古

漸翻。古。願得海陵監南屬。以贍軍。帝曰。海陵在江北。難以交居

以給江南。所俘獲江南士卒。稍稍歸之。六月。壬子。昭義節度

使李筠奏。擊北漢石會關。拔其六寨。乙卯。晉州奏。都監李謙溥

擊北漢。破孝義。孝義。漢中陽縣地。後魏曰永安。唐貞觀元年。改曰孝義。屬汾州。在州東南。宋熙寧五年。省孝義為鎮。屬介休縣。宋白曰。孝義縣

本漢慈氏縣地。曹魏移中陽縣於今理。永嘉後。省入隰城。後魏又分隰城於今靈石縣。東三十里。置永安縣。貞觀元年。以縣名與涪州縣同。改為孝義。因縣人鄭興有行義為

名。高保融遣使勸蜀主。稱藩于周。蜀主報以前歲遣胡立。致

書于周。而不答。見上卷。秋。七月。丙戌。初行大周刑統。帝欲均

田租。丁亥。以元稹均田圖。徧賜諸道。時詔曰。近覽元稹長慶集。見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較當時之利病。

曲盡其情。俾一境之生靈咸受其賜。傳於方冊。可得披尋。因令製素成圖。直書其事。慎止忍翻。閏月。唐清源節度使兼

中書令留從効。唐置清源軍於泉州。遣牙將蔡仲贊。衣商人服。以絹表置革

新史南
唐世南
如字上
機立約

是年當
作四年

異本監
上綱目
紀事本
末訂同

新史南
唐世南
如字上
機立約

帶中間道來稱藩

贊於倫翻衣於既翻問古覓翻

唐江西元帥晉王景遂之赴

洪州也

見上月

以時方用兵。啓求大臣以自副。唐主以樞密副使

工部侍郎李徵古爲鎮南節度副使。徵古傲狠專恣。景遂雖寬

厚。久而不能堪。常欲斬徵古。自拘於有司。左右諫而止。景遂忽

忽不樂

樂音洛

太子弘冀在東宮。多不法。唐主怒。嘗以毬杖擊之

曰。吾當復召景遂

復扶又翻

昭慶宮使袁從範。從景遂爲洪州都押

牙。或譖從範之子於景遂。景遂欲殺之。從範由是怨望。弘冀聞

之。密遣從範毒之。八月庚辰。景遂擊毬。渴甚。從範進漿。景遂飲

之而卒

卒子恤翻

未殯。體已潰。唐主不之知。贈皇太弟。諡曰文成。

辛巳。南漢中宗殂

年三十九

長子繼興即帝位。更名銀

長知兩翻更工衡翻銀丑兩翻

改元大寶。銀年十六。國事皆決於宦官玉清宮使龔澄樞

氏作離宮以遊獵有南宮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宮皆置宮使領之

及女侍中盧瓊仙等。臺省官備

位而已

甲申。唐始置進奏院于大梁

臣屬也

壬辰。命西上閣

國故事

門使靈壽曹彬使于吳越。賜吳越王弘俶騎軍鋼甲二百

也。步軍甲五千。及他兵器。彬事畢亟返。不受饋遺

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于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

其數。歸而獻之。帝曰。曩之奉使。乞匄無厭

於親識。家無留者。辛丑。馮延魯。鍾謨。來自唐。唐主手表謝恩

手表者手書之

其略曰。天地之恩厚矣。父母之恩深矣。子不謝父。人何

報天。惟有赤心。可酬大造。又乞比藩方。賜詔書。又稱有情事。令

鍾謨上奏。乞令早還

復從宣翻又如字

唐主復令謨白帝。欲傳位太子

吏部尚書知樞密院殷崇義。來賀天清節

帝生於九月二十四日。以爲天清節

帝

謀伐蜀。冬十月己卯。以戶部侍郎高防爲西南面水陸制置使。

右贊善大夫李玉爲判官。甲午。帝歸馮延魯。及左監門衛上

異本中
下有已
未先遣
謨還以
善論以
未可傳
位之字
紀六字
本紀同
置本紀
轉制

全唐文
上思作
功

綱目使
下有者
字陸本
同

國故事

吳越備
史云十
月租
目錄
上有
紀事
未本
本

運宋史
本傳云
置使

通鑑卷一百九十四

將軍許文稹。右千牛衛上將軍邊鎬。衛尉卿周廷構于唐。

馮延魯被

擒見二百九十二年。許文稹邊鎬。被擒見上卷。上年周廷構降。亦見是年。

唐主以文稹等皆敗軍之俘。棄不

復用。

復扶

高保融再遣蜀主書。

先遣書見上六月

勸稱臣於周。蜀主集

將相議之。李昊曰。從之。則君父之辱。違之。則周師必至。諸將能

拒周乎。諸將皆曰。以陛下聖明。江山險固。豈可望風屈服。秣馬

厲兵。正為今日。臣等請以死衛社稷。丁酉。蜀主命昊草書。

極言拒絕之。詔左散騎常侍須城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

州。均定田租。須城縣帶郢州。即唐之須昌縣。後唐避獻祖廟諱。改曰須城。艾庚

子。詔諸州併鄉村。率以百戶為團。團置耆長三人。

耆老也。每團以老者三人為之。

長。長知

帝留心農事。刻木為耕夫蠶婦。置之殿庭。

命武勝節

度使宋延渥。以水軍巡江。高保融奏。聞王師將伐蜀。請以水

軍趣三峽。

趣七

詔褒之。

十一月。庚戌。敕竇儼編集大周通禮。

大周正樂。去年竇儼請定。

辛亥。南漢葬文武光明孝皇帝于昭

陵。廟號中宗。乙丑。唐主復遣禮部侍郎鍾謨入見。

復扶又翻。見

李玉至長安。或言蜀歸安鎮。在長安南三百餘里。可襲取也。

歸安鎮當在蜀金州界。

玉信之。牒永興節度使王彥超。索兵二百。彥超以為。

歸安道阻隘難取。

索山各翻。隘鳥解翻。

玉曰。吾自奉密旨。彥超不得已與

之。玉將以往。

將即亮翻。

十二月。蜀歸安鎮遏使李承勳。據險邀之。斬

玉。其眾皆沒。乙酉。蜀主以右衛聖步軍都指揮使趙崇韜為

北面招討使。丙戌。以奉鑾肅衛都指揮使武信節度使兼中書

令孟貽業為昭武文州都招討使。昭武軍利州。自利州以至文州。委以控扼江油劔閣之險。左衛聖

馬軍都指揮使趙思進為東面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韓保

貞為北面都招討使。將兵六萬。分屯要害。以備周。丙戌。詔凡

諸色課戶。及俸戶。並勒歸州縣。

唐初諸司。置公廩本錢。以貿易取息。計員多少。為月料。其後罷諸司公廩本錢。以天

下。上戶七千人。為胥士。而收其課計官多少。而給之。此所謂課戶也。唐又薄斂。一歲稅以高戶主之。月收息給俸。此所謂俸戶也。

其幕職州縣

官。自今。並支俸錢及米麥。初唐太傅兼中書令楚公宋齊丘。

紀事本末
有國字

丙戌

通鑑卷一百九十四

七

多樹朋黨。欲以專固朝權。朝直躁進之士爭附之。推獎以為國

之元老。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恃齊丘之勢。尤驕慢。及許文

稹等敗於紫金山。覺與齊丘景達。自濠州遁歸。事見上卷上年國人怙

懼。怙許唐主嘗歎曰。吾國家一朝至此。因泣下。徵古曰。陛下當

治兵以扞敵。治直涕泣何為。豈飲酒過量邪。將乳母不至邪。唐

主色變。而徵古舉止自若。會司天奏。天文有變。人主宜避位。讓

災。唐主乃曰。禍難方殷。禳如羊翻。難乃且翻。吾欲釋去萬機。棲心冲寂。誰

可以託國者。徵古曰。宋公造國手也。陛下如厭萬機。何不舉國

授之。覺曰。陛下深居禁中。國事皆委宋公。先行後聞。臣等時入

侍談。釋老而已。唐主心愠。愠於即命中書舍人豫章陳喬。草詔

行之。洪州豫章郡喬惶恐請見曰。陛下一署此詔。臣不復得見矣。見

遍翻復因極言其不可。唐主笑曰。爾亦知其非邪。乃止。由是因

晉王出鎮。以徵古為之副。事見覺自周還。還從宜翻。亦罷近職。鍾

謨素與李德明善。以德明之死。怨齊丘。李德明死。見上卷三年及奉使歸唐。

言於唐主曰。齊丘乘國之危。遽謀篡竊。陳覺。李徵古。為之羽翼。

理不可容。陳覺之自周還。見上矯以帝命。謂唐主曰。聞江南連

歲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當為我斬之。為于唐主知覺素與續

有隙。固未之信。鍾謨請覆之於周。審覆其言也。虛實於周也。唐主乃因謨復命

上言。久拒王師。皆臣愚迷。非續之罪。帝聞之大驚曰。審如此。則

續乃忠臣。言嚴續果能為其主設朕為天下主。豈教人殺忠臣乎。謨

還。以白唐主。還從唐主欲誅齊丘等。復遣謨入稟於帝。復扶帝

以異國之臣。無所可否。己亥。唐主命知樞密院殷崇義。草詔。暴

齊丘覺徵古罪惡。聽齊丘歸九華山舊隱。官爵悉如故。宋齊丘隱

二百七十七卷唐明宗長興二年。吳睿皇之太和三年也。覺責授國子博士。宣州安置。徵古削奪官

爵。賜自盡。黨與皆不問。遣使告于周。丙午。蜀以峽路巡檢制

置使高彥儔為招討使。平盧節度使太師中書令陳王安審

南唐世
家宣作
午晦丙

城安書
下宜有
字

琦僕夫安友進。與其嬖妾通嬖卑義翻。妾恐事泄。與友進謀殺審琦。友進不可。妾曰。不然。我當反告汝。友進懼而從之。

六年春正月癸丑。審琦醉熟寢。妾取審琦所枕劍枕職任翻。授友進而殺之。仍盡殺侍婢在帳下者。以滅口。後數日。其子守忠始知之。執友進等門之。門古瓦翻

初有司將立正仗。宿設樂縣於殿庭。前前一夕設之謂之宿。帝觀之。見鍾磬有設而不擊者。問樂工。皆不能對。乃命竇儼討論古今。考正雅樂。王朴素曉音律。帝以樂事詢之。朴上疏以為禮以檢形。樂以治心。治直之翻。形順於外。心和於內。

然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是以禮樂修於上。萬國化於下。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孝經所載孔子之言治直之翻。用此道也。夫樂生於人心。而聲成於物。物聲既成。復能感人之心。復扶又翻。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聲。半之為清聲。倍之為緩聲。三分損益。

之。以生十二律。三分其一而損益之。上生下生。而十二律備矣。十一律旋相為宮。以生七

調。為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遭秦滅學。歷代治樂者。罕能用之。朴之言曰。自秦而下。旋宮聲廢。逮東漢。雖有太子丞鮑鄴與之。亦人亡中。唯用七聲。其餘五律。謂之啞鍾。蓋不用故也。唐太宗之世。祖孝孫。張文收。考正大樂。備八

十四調。見一百九十二卷貞觀元年。謂徒鈞翻下同。安史之亂。器與工什亡八九。至于黃巢。蕩盡無遺。時有太常博士殷盈孫。按考工記。鑄鍾十二。

編鍾二百四十。大鍾謂之罇。小鍾十六枚。同在一虞謂之編。鍾罇補各翻。處士蕭承訓。校定石磬。今之在縣者是也。雖有鍾磬之狀。殊無相應之和。其罇鍾不問音律。但循環而擊。編鍾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名為黃鍾之宮。其存者九曲。考之。三曲協律。六曲參涉諸調。蓋樂之廢缺。無甚於今。陛下武功既著。垂意禮樂。以臣嘗學律呂。宣示古今樂錄。命臣討論。臣謹如古法。以秬黍定尺。長九寸。徑三分。

為黃鍾之管。匏蒲交翻。論盧昆翻。秬音巨。黑黍也。長直亮翻。與今黃鍾之聲相應。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以為眾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有三弦。其長

通鑑卷一百九十四 後周紀五

樂志及全唐文有作政

九尺律準蓋梁武帝之遺法而梁武帝又本之京房皆應黃鍾之聲。以次設柱。為十一律。及

黃鍾清聲。旋用七律。以為一均。為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

宮變徵次焉。徵陟里翻發其均主之聲。歸于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

成其調。凡八十一調。朴之言曰。奉詔遂依周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長九寸。虛徑

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為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三弦。宣贊。長九尺。弦各

如黃鍾之聲。以第八絃六尺。設柱為林鍾。第三絃八尺。設柱為太簇。第十絃五尺。三寸

四分。設柱為南呂。第五絃七尺。一寸三分。設柱為姑洗。第十三絃四尺。七寸五分。設柱

為應鍾。第七絃六尺。三寸三分。設柱為蕤賓。第三絃八尺。四寸四分。設柱為大呂。第九

絃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為夷則。第四絃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為夾鍾。第十一絃五尺。一

分。設柱為無射。第六絃六尺。六寸八分。設柱為中呂。第十三絃四尺。五寸。設柱為黃鍾

清聲。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為均。為均之主者。唯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

之聲。歸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

補。出臣獨見。通鑑撮其要。今略載之。此法久絕。出臣獨見。乞集百官。校

其得失。詔從之。百官皆以為然。乃行之。

測四時之正氣。氣之清濁。不可以筆授。聲之善否。不可以口傳。故臯氏鑄鍾。伶倫截竹。

為律呂。相生之筭。宮商正和之音。乃播之於管。弦宜之於鍾。石然。後覆載之情。訢合。陰

陽之氣。和同。八氣從律。而不奸。五聲成。文而不亂。空桑孤竹之韻。足以禮神。雲門大夏

之容。無虧。觀德。然。月律有旋宮之法。備於太師之職。經秦滅學。雅道陵夷。漢初。制氏所

調。唯存。鼓舞。旋宮。十二均。更用之法。世莫得聞。漢元帝時。京房善易。別音。探求古義。以

於樂府。而編懸。復舊律呂。無差。遭漢中微。雅音。淪缺。京房律準。屢有言者。事終不成。錢

樂空。記其名。沈重。但條其說。六十律法。寂寥不嗣。梁武帝。素精音律。自造四通十二笛。

以叙八音。又引古五正二變之音。旋相為宮。得八十四調。與律準所調。音同。數異。疾景

之亂。其音。又絕。隋朝。初定雅樂。羣黨。沮議。歷載。不成。而沛公。鄭譯。因龜。絃。琵琶。七音。以

飲月律。五正二變。七調。克諧。旋相為宮。復為八十四調。工人。萬寶。常。又減其。絲。數。稍。令

古淡。隋高祖。不重雅樂。令羣臣。集議。博士。何妥。駁奏。其。鄭。萬。所。奏。八。十。四。調。並。廢。隋。代

郊廟。所。奏。惟。黃。鍾。一。均。與。五。郊。迎。氣。雜。用。蕤。賓。但。七。調。而。已。其。餘。五。鍾。懸。而。不。作。三。朝

宴樂。用。綴。樂。九。部。迄。於。革。命。未。能。改。更。唐。太。宗。爰。命。舊。工。祖。孝。孫。張。文。收。整。比。鄭。譯。寶

常。所。均。七。音。八。十。四。調。方。得。絲。管。並。施。鍾。石。俱。奏。七。始。之。音。復。振。四。廟。之。韻。皆。調。自。安

史。亂。離。咸。秦。蕩。蕩。覆。崇。牙。樹。羽。之。器。掃。地。無。餘。憂。擊。搏。拊。之。工。窮。年。不。嗣。郊。廟。所。奏。何。異

南。箕。波。蕩。不。還。知。音。殆。絕。臣。等。竊。以。音。之。所。起。自。自。人。心。藝。曠。不。能。長。存。人。事。不。能。常

奏。人。亡。則。音。息。世。亂。則。樂。崩。若。不。得。知。禮。樂。之。情。安。明。制。作。之。本。臣。等。據。樞。密。使。王。朴

條。奏。採。京。房。之。準。法。練。梁。武。之。通。音。考。鄭。譯。寶。常。之。七。均。校。孝。孫。文。收。之。九。變。積。黍。累

以審其度。聽聲。詩。以測其情。依權衡。嘉量之前。文。得。備。數。和。聲。之。大。旨。施。於。鍾。虞。足。洽

諧。不。相。凌。越。其。餘。十。一。管。諸。調。望。依。新。法。教。習。以。備。禮。寺。施。用。其。五。郊。天。地。宗。廟。社。稷

三。廟。大。禮。合。用。十。二。管。諸。調。並。載。唐。史。開。元。禮。近。代。常。行。廣。順。中。太。常。卿。邊。蔚。奉。勅。定

前。件。祠。祭。朝。會。舞。名。樂。曲。歌。詞。寺。司。合。有。簿。籍。伏。恐。所。定。與。新。法。曲。調。聲。韻。不。叶。請。下

太常寺。檢。詳。校。試。若。或。乖。舛。請。本。寺。依。新。法。聲。調。別。撰。樂。章。舞。曲。令。歌。者。誦。習。從。之。

唐宋齊丘至九華山。唐主命

鎖其第。穴牆給飲食。齊丘歎曰。吾昔獻謀。幽讓皇帝族於泰州。

事見二百八十一。宜其及此。乃縊而死。

卷晉天福二年。方始供食。家人以絮塞口。諡曰醜繆。初翰林學士常夢錫。知宜

而卒。今從江南錄紀年。通鑑卷二百九十四。後周紀五。

一作四

十三絃
三絃作
二絃作

二下擊
作律唯
也

下氣作
器鍾作
金

飲作應
樂則作
同作

爰作受
廟作廟

得作深
黍累

一本廟
作朝樂
唐文同

政院參預機政。深疾齊丘之黨。數言於唐主曰。數所不去。此屬

去羌呂翻。國必危亡。與馮延巳。魏岑之徒。日有爭論。久之。罷宣政院。

夢錫鬱鬱不得志。不復預事。縱酒成疾而卒。通鑑二百八十五卷晉齊王開運三年。已書常

黨事。蓋縱酒已非一日。久乃成疾而卒。及齊丘死。唐主曰。常夢錫平生

欲殺齊丘。恨不使見之。贈夢錫左僕射。二月。丙子朔。命王朴

如河陰。按行河隄。行下孟翻立斗門於汴口。壬午。命侍衛都指揮使

韓通。宣徽南院使吳廷祚。廷祚當發徐宿宋單等州丁夫數萬

善單音浚汴水。甲申。命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自大梁城東。導汴

水入于蔡水。魏收地形志曰。汴水在大梁城東。分為蔡渠。九域志曰。浚儀縣之琵琶溝。即蔡河也。五朝會要曰。惠民河。與蔡河一水。即閔河也。建隆元年。始命陳承昭督丁夫。導閔河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南歷陳。潁。達壽春。以通淮右。舟楫相繼。商賈畢至。都下利之。於是。以西南為閔河。東南為蔡河。至開寶六年。始改閔河為惠

民河。以通陳潁之漕。命步軍都指揮使袁彥浚。五丈渠。東過曹

濟梁山泊。以通青鄆之漕。發畿內及滑亳丁夫數千。以供其役。

丁亥。開封府奏。田稅舊一十萬二千餘頃。今按行。得羨苗四

萬二千餘頃。敕減三萬八千頃。諸州行苗使還。所奏羨苗。減之

做此。行下孟翻。羨。弋戰。使。疏。吏翻。還從宣翻。又如字。淮南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上命以米貸之。或

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

哉。為于偽翻安在責其必償也。庚申。樞密使王朴卒。上臨其喪。以

玉鉞卓地。慟哭數四。不能自止。朴性剛而銳敏。智略過人。上以

是惜之。甲子。詔以北鄙未復。將幸滄州。九域志。大梁至滄州。一千二百里。命義

武節度使孫行友。扞西山路。扞。定州。西山路。以防北漢。救契丹也。以宣徽南院使吳

廷祚。廷當權東京留守。判開封府事。三司使張美。權大內都部

署。丁卯。命侍衛親軍都虞候韓通等。將水陸軍先發。甲戌。上發

大梁。夏四月。庚寅。韓通奏。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柵於乾寧

軍南。時置乾寧軍於滄州永安縣。九域志。在滄州西一百里。宋白曰。乾寧軍本古盧臺軍地。治直之。翻。補壞防。開游口三十

六。遂通瀛莫。游口者。於水不至處開之。以備漲溢。而洩游水也。瀛莫相去一百一十里。辛卯。上至滄州。即日。

帥步騎數萬。發滄州。直趨契丹之境。帥讀曰率。趨七喻翻。自滄州西行九十八里。即契丹瀛州界。正北行

通鑑卷二百九十四

後周紀五

十一

庚申上
宜補三字

本紀云
庚辰添

五百七十五里直抵幽州。河北州縣非車駕所過。過音。民間皆不之知。壬辰。上

至乾寧軍。契丹寧州刺史王洪舉城降。契丹蓋置寧州於乾寧軍。乙未。大治水

軍。治直分命諸將。水陸俱下。以韓通為陸路都部署。

太祖皇帝為水路都部署。丁酉。上御龍舟。沿流而北。舳艫相連

數十里。己亥。至獨流口。九域志。獨流口在乾寧軍北一百一十里。金人疆域圖。涿州管下固安縣有獨流村。泝流

而西。辛丑。至益津關。益津關在莫州文安縣。九域志。在乾寧軍西北一百六十里。宋白曰。益津關本幽州會昌縣。唐天寶中。改永清

縣。契丹守將終廷輝。以城降。自是以西。水路漸隘。不能勝巨艦。

臨烏懈翻。乃捨之。壬寅。上登陸而西。宿於野次。侍衛之士不及一

旅。從官皆恐懼。五百人為一旅。從才用翻。胡騎連羣。出其左右。不敢逼。癸卯。

太祖皇帝先至瓦橋關。瓦橋關在涿州歸義縣。九域志。在益津關東八十里。宋白曰。瓦子濟橋。在涿州南易州東。當三河之末。

契丹守將姚內斌舉城降。斌音。上入瓦橋關。內斌。平州人也。甲

辰。契丹莫州刺史劉楚信舉城降。五月。乙巳朔。侍衛親軍都指

揮使天平節度使李重進等。始引兵繼至。契丹瀛州刺史高彥

暉。舉城降。彥暉。薊州人也。薊音。於是關南悉平。關南謂瓦丙午。宴

諸將於行宮。議取幽州。諸將以為。陛下離京四十二日。離力智翻。甲戌至丙

午四十三日。除宴日不數。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聚

幽州之北。未宜深入。上不悅。是日。趣先鋒都指揮使劉重進。先

發據固安。固安。漢縣名。唐屬涿州。今治所乃漢方城縣地。匈奴須知。固安縣西北至燕京一百二十里。宋白曰。隋開皇九年。自今易州涑水縣移固安縣

於漢方城縣地。取漢故安縣為名。其漢故安縣。故城自在易州易縣東南七百步。趣讀曰促。上自至安陽水。命作橋。會日

暮。還宿瓦橋。是日。上不豫而止。契丹主遣使者。日馳七百里。詣

晉陽。命北漢主。發兵撓周邊。撓奴巧翻。又火高翻。聞上南歸。乃罷兵。戊申。孫

行友奏。拔易州。擒契丹刺史李在欽。獻之。斬於軍市。軍中有市。聽

物。自相貿易。己酉。以瓦橋關為雄州。九域志。雄州治歸義容城二縣。蓋皆置於

二十里。割容城歸義二縣隸之。宋白曰。容城。漢縣。唐武德中。改為會縣。天寶中。改

涿州之歸義自治。漢易縣。故城屬契丹界。歸義縣。宋朝避太宗潛藩舊名。改為歸信縣。

以益津關為霸州。金人疆域圖。霸州至燕京

三百五十五里。割文安大城二縣隸之。九域志。大城縣在益津關東南一百五里。五代之時所置也。宋白曰。文安。漢舊縣。晉

與耳十丙甲
有注本午戌
疑文日三至

甲辰晦

置章武國在古文安城隋大業征遼途經河口當三河合流處置豐利縣唐貞觀二年以豐利文安二縣相逼移文安縣就豐利城周世宗置霸州治焉大城本漢東平舒縣晉於此置章武郡北齊廢郡為平舒縣五季改大城縣

發濱棗丁夫數千城霸州命韓通董其役帝置賓州領勃海招安二縣九域志在滄州東南三百七十五里濱棗二州瀕海無軍行供億之擾故發其丁夫築城按薛史濱州本瞻國軍周顯德三年升為州割棗州之勃海蒲臺兩縣屬焉棗州樂安郡秦齊郡地宋為樂陵郡隋開皇十年於

郡置厭次縣十七年又於陽信縣置棗州貞觀十七年自陽信移理厭次庚戌命李重進將兵出土門擊北漢辛亥以待衛馬步都指揮使韓令

坤為霸州都部署義成節度留後陳思讓為雄州都部署各將

部兵以戍之壬子上自雄州南還九域志雄州至大梁一千九百里還從宜翻又如字己巳李

重進奏敗北漢兵於百井改補斬首二千餘級甲戌帝至大梁

六月乙亥朔昭義節度使李筠奏擊北漢拔遼州獲其刺史

張丕丙子鄭州奏河決原武原武縣屬鄭州九域志在州北六十里命宣徽南院

使吳廷祚發近縣二萬餘夫塞之塞悉唐清源節度使留從

効遣使入貢請置進奏院於京師直隸中朝中朝謂中國留從効以唐國勢削弱不欲復臣

事詔報以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久奉金陵晉開運二年留從効以泉州附書未

可改圖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與唐比肩事周是抗衡也受而有之罪在於朕

卿遠修職貢足表忠勤勉事舊君且宜如故如此則於卿篤始

終之義於朕盡柔遠之宜惟乃通方諒達予意乃猶汝也諒想也唐主

遣其子紀公從善與鍾謨俱入貢上問謨曰江南亦治兵修守

備乎治直之翻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復扶又翻爾猶言如此也上曰不然曩

時則為仇敵今日則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

人生難期至于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語牛可及吾時完

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為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唐主乃城金

陵凡諸州城之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臣光曰或問臣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二主孰

賢臣應之曰夫天子所以統治萬國治直之翻討其不服撫其微

弱行其號令壹其法度敦明信義以兼愛兆民者也莊宗既

滅梁海內震動湖南馬氏遣子希範入貢

見二百七十二卷唐莊宗同光元年莊

丙本外

紀事本末

宗曰。比聞馬氏之業。終為高郁所奪。比吐至翻今有兒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馬氏之良佐也。希範兄希聲。聞莊宗言。卒矯其父命而殺之。見二百七十六卷唐明宗天成四年卒子恤翻此乃市道商賈之所為。賈音古豈帝王之體哉。蓋莊宗善戰者也。故能以弱晉勝彊梁。既得之。曾不數年。外內離叛。置身無所。事並見梁均王及唐莊宗紀誠由知用兵之術。不知為天下之道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見二百九十一卷顯德二年劉仁贍以堅守蒙褒。見上卷馮道年嚴續以盡忠獲存。見上卷蜀兵以反覆就誅。見上卷馮道以失節被棄。見二百九十一卷張美以私恩見疎。見二百九十二年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於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為之遠慮。為于偽翻其宏規大度。豈得與莊宗同日語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洪範之言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武成之言世宗近之矣。近其新翻

辛巳。建雄節度使楊廷璋奏。擊北漢。降堡寨一十三。癸未。立皇后符氏。宣懿皇后之女弟也。宣懿符后姐立皇子宗訓為梁王。領左衛上將軍。宗讓為燕公。領左驍衛上將軍。宗讓後更名熙讓以恭帝嗣位燕宗字也。避於賢翻上欲相樞密使魏仁浦。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不可為相。魏仁浦以樞密院吏歷仕至樞密使上曰。自古用文武才畧者為輔佐。豈盡由科第邪。己丑。加王溥門下侍郎。與范質皆參知樞密院事。以仁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仁浦雖處權要。而能謙謹。上性嚴急。近職有忤旨者。仁浦多引罪歸己。以救之。所全活什七八。處昌呂翻忤五故翻故雖起刀筆吏。致位宰相。時人不以為忝。又以宣徽南院使吳延祚為左驍衛上將軍。充樞密使。加歸德節度使。侍衛親軍都虞候韓通。鎮寧節度使兼殿前都點檢張永德。並同平章事。仍以通充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以太祖皇帝兼殿前都點檢。上嘗問大臣可為相者於兵部尚書

陸本六
字上上

張昭。昭薦李濤。上愕然曰。濤輕薄無大臣體。朕問相。而卿首薦之。何也。對曰。陛下所責者細行也。行下孟翻臣所舉者大節也。昔晉高祖之世。張彥澤虐殺不辜。濤累疏請誅之。以為不殺。必為國患。見二百八十三卷晉高祖天福七年漢隱帝之世。濤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權。見二百八十八卷漢隱帝乾祐元年夫國家安危未形。而能見之。此真宰相器也。臣是以薦之。上曰。卿言甚善。且至公。然如濤者。終不可置之中書。濤喜。詆譖。不修邊幅。與弟澣。俱以文學著名。雖甚友愛。而多謔浪。無長幼體。上以是薄之。喜許記翻。諛迄却翻。浪力。莽翻。韓氏詩傳云。起也。上以翰林學士單父王著。幕府舊僚。屢欲相之。單父縣帶單州。單音善。父音甫。以其嗜酒無檢。而罷。癸巳。大漸。召范質等入受顧命。上曰。王著藩邸故人。朕若不起。當相之。質等出。相謂曰。著終日遊醉鄉。豈堪為相。慎勿泄此言。是日。上殂。年三十九上在藩。多務韜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見二百九十二年。二卷元年。人始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

其左右。人皆失色。而上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入人意表。又勤於為治。百司簿籍。過目無所忘。治直吏翻。忘巫放翻。發姦擿伏。聰察如神。閑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榷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隨他狄翻。權古岳翻。好呼到常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貶王峻。誅王殷。見二百九十一卷太祖廣順三年。分扶問翻。故羣臣有過。則面質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寢寬。登遐之日。遠邇哀慕焉。甲午。宣遺詔。命梁王宗訓。即皇帝位。生七年矣。世帝宗第四子也。當此之時。主少國疑。宿衛將士多歸心於太祖。皇帝明年正月。遂因出師。翼戴而天下為宋。改元建隆。秋。七月。壬戌。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領淮南節度使。副都指揮使韓通。領天平節度使。

太祖皇帝領歸德節度使。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向拱

庚申先
壬戌二

一本南
江圖

為西京留守。庚申。加拱兼侍中。拱即向訓也。避恭帝名改焉。庚申先壬戌二

禪于宋奉為鄭王。後崩諡曰恭帝。丙寅。大赦。唐主以金陵去周境纔隔一水。

時周境南至干江金陵北至江二十二里耳。洪州險固。居上游。洪州據南江之要會其地居金陵上游。集羣臣議。

徙都之。羣臣多不欲徙。惟樞密副使給事中唐鎬勸之。乃命經

營豫章。為都城之制。唐自淮上用兵。及割江北。顯德二年冬十二月周師度淮五年春三月

月唐割江北。臣事於周。歲時貢獻。府藏空竭。錢益少。物價騰貴。藏祖浪

沼翻騰禮鑄鐵錢。唐主始皆不從。謨陳請不已。乃從之。是月始鑄當十大

錢。文曰永通泉貨。又鑄當二錢。文曰唐國通寶。與開元錢並行。

開元錢唐武德初所鑄八月。戊子。蜀主以李昊領武信節度使。右補闕李

起上言。故事宰相無領方鎮者。蜀主曰。昊家多冗費。冗而以厚

祿優之耳。起。邛州人。性倖直。李昊嘗語之曰。邛渠容翻。婢戶頂翻。語牛居翻。以子

之才。苟能慎默。當為翰林學士。起曰。俟無舌乃不言耳。庚寅。

立皇弟宗讓為曹王。更名熙讓。熙謹為紀王。熙誨為蕪王。更宗為熙

避帝名也。歐史曰。本朝乾德二年十月。熙讓卒。熙讓熙誨。不知所終。蓋諱之也。更工衡翻。九月。丙午。唐太子弘冀卒。

有司引浙西之功。謂遣柴克宏。敗吳越兵於常州也。諡曰武宣。句容尉全椒張洎

上言。句容縣屬昇州。九域志在州東九十里。全椒漢縣名。梁置北譙郡。尋改曰臨滁。郡隋改曰滁水縣。大業初復曰全椒。唐屬徽州。九域志在州南五十里。句知字洎其太子之德。主於孝敬。今諡以武功。非所以防微而慎德也。

乃更諡曰文獻。擢洎為上元尉。唐都金陵。以上元為赤縣。句容為錢縣。自錢縣尉升赤縣尉為擢。唐

禮部侍郎知尚書省事鍾謨。數奉使入周。數所角翻。下數於同。傳世宗命

於唐主。世宗及唐主皆厚待之。恃此驕橫於其國。橫下孟翻。三省之

事皆預焉。文獻太子總朝政。朝直遙翻。謨求兼東宮官。不得。乃薦

其所善閻式為司議郎。掌百司關啓。李德明之死也。見上卷三年唐

鎬預其謀。謨聞鎬受賂。嘗面詰之。鎬甚懼。謨與天威都虞候張

巒善。數於私第。屏人語。至夜分。詰其吉翻。屏必鄧翻。又卑正翻。鎬譖諸唐主曰。

謨與巒氣類不同。而過相親狎。謨屢使上國。巒北人。恐其有異

通鑑卷二百九十四 後周紀五

通鑑卷二百九十四 後周紀五

通鑑卷二百九十四 後周紀五

謀。又言。永通大錢。民多盜鑄。犯法者衆。及文獻太子卒。唐主欲

立其母弟鄭王從嘉。謨嘗與紀公從善同奉使于周。相厚善。言

於唐主曰。從嘉德輕志懦。又酷信釋氏。非人主才。從善果敢凝

重。宜爲嗣。唐主由是怒。居人父子之間而欲廢長立少宜鍾謨之死也尋徙從嘉爲吳王。尙

書令。知政事。居東宮。冬十月。謨請令張巒以所部兵巡徼都城

州。貶張巒爲宣州副使。未幾皆殺之。幾居廢永通錢。十一月。

壬寅朔。葬睿武孝文皇帝于慶陵。陵在鄭州管城縣廟號世宗。南漢主

以中書舍人鍾允章藩府舊僚。擢爲尙書右丞。參政事。甚委任

之。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綱紀。南漢主不能從。宦官聞而

惡之。惡烏路翻南漢主將祀圓丘。前三日。允章帥禮官登壇。四顧指

揮。設神位。帥讀曰率內侍監許彥真望之曰。此謀反也。卽帶劍登壇。

允章叱之。彥真馳入宮。告允章。欲於郊祀日作亂。南漢主曰。朕

待允章厚。豈有此邪。玉清宮使龔澄樞。內侍監李托等共證之。

以彥真言爲然。乃收允章。繫含章樓下。命宦者與禮部尙書薛

用丕。雜治之。治直之翻用丕素與允章善。告以必不免。允章執用丕

手。泣曰。老夫今日猶机上肉耳。分爲仇人所烹。分扶問翻但恨邕昌

幼。不知吾冤。及其長也。公爲我語之。鍾允章被讒抱不測之罪正恐累及妻子乃爲是言是自禍之也長

主曰。復扶又翻允章與二子共登壇。潛有所禱。俱斬之。自是宦官益

新史南漢世家
右作左
世家等
作按

橫戶

進士第一人

近其

至宋開寶四年而南漢亡卒子恤翻

唐更命洪州曰南

昌府建南都更工衡翻以武清節度使何敬洙為南都留守武清軍衡州屬湖南

何敬洙遙領耳以兵部尚書陳繼善為南昌尹將徙都豫章也周人之攻秦鳳

也蜀中怙懼怙許拱翻都官郎中徐及甫自負才略仕不得志陰結

黨與謀奉前蜀高祖之孫少府少監王令儀為主以作亂前蜀建廟號高祖

會周兵退而止至是其黨有告者收捕之及甫自殺十二月

甲午賜令儀死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竇儀使於唐天雨

雪唐主欲受詔於廡下雨王遇翻廡文甫翻儀曰使者奉詔而來不敢失舊

禮若雪霑服請俟他日唐主乃拜詔於庭契丹主遣其舅使

於唐秦州團練使荆罕儒募客使殺之唐人夜宴契丹使者於

清風驛酒酣起更衣荆姓也燕有刺客荆軻楚國本曰荆此楚之前受氏更工衡翻久不返視之失其

首矣自是契丹與唐絕罕儒冀州人也

